

# 汪精衛〈憶舊遊·落葉〉的作意、效用與迴響再探 ——主和派的認知隱喻及其美感特質

劉威志

## 摘要

本文研究汪精衛（1883-1944）從事和平運動之初的第一闕詞〈憶舊遊·落葉〉，認為該詞與其政論〈艷電〉、〈舉一個例〉相表裡，足以詮釋汪氏河內時期的心境。本文就手稿異文推論其構思與作意，就檔案報章推斷其發表時間與形式，主張〈憶舊遊·落葉〉是篇自承戰敗的抒情詠懷，詞裡落葉之落與不落、浮萍之去與不去，寒蟬之鳴與不鳴的躊躇猶豫，正是戰爭進行到最慘烈之際，多數人欲說復止、猶厭言兵、不知如何是好的百轉迴腸。如此作意，正是主和派認知隱喻所以能搖動人心的勝處。除了揭櫫汪詞初衷云何，也透過解讀相關唱和與版本異文，呈現〈憶舊遊〉文本，如何逐漸形成於作者（包含手稿、定稿與修訂稿）與讀者（包含和詞者、詮釋者、編輯者、宣傳機構、倖存者）的口傳手眼之下。汪氏〈憶舊遊〉不但上臻葉嘉瑩（1924-）「弱德之美」的標準，更是主和派認知隱喻中的

---

2020/09/08 收稿，2021/06/07 審查通過，2021/07/07 修訂稿收件。

\* 謹以此文，獻給周浩治老師。感謝3位評審專家為我照顧構思行文間的閹區，給予寶貴意見。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紀遊、臥游、倦游，憶舊遊（趙尊嶽年譜編纂計畫之二）」（MOST 108-2410-H-006-1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初稿曾於2019年COTCA（Cultures of Occupation in 20th Century Asia）主辦的「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Japanese-occupied China workshop（中國日佔時期的文化與思想史工作坊）」宣讀，諸方學者的指正與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劉威志現職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佼佼者；同時，也在近代詞壇、在和戰之爭，在公眾領域的層級上，掀起一大波瀾。

關鍵詞：憶舊遊、汪精衛、近代詞學、趙尊嶽、中日戰爭

## **Revisiting the Intention, Effect and Repercussions of Wang Jingwei's "Yi Jiu You, Luoye": The Cognitive Metaphors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the Doves**

Liu Wei-chih

### **Abstract**

Revolving around Wang Jingwei's Ci poem "Yi Jiu You, Luoye" ("Remembering Old Journeys: Fallen Leaves") composed soon after he launched the peace move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work corresponded to his political commentaries "A Telegram on December 29" and "Taking an Example," in which his frame of mind during his stay in Hanoi found expression. This study analyzes manuscript and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is Ci poem to infer his conception and intention behind, and extrapolates its style and date of publication from related archives and news reports, holding that "Yi Jiu You, Luoye" served as Wang's lyrical expression of self-admitted defeat. The hesitations accompanying the (fallen) leaves, (drifting) duckweed, and (singing) cicadas metaphorically mirrored the phenomenon that most people, whilst sharing the anti-war sentiment, want to say something but then hesitate, only to be mired in a land of perplexity from which escape is nowhere on the horizon at the peak of war. Such an intention was exactly the strength of the doves' cognitive metaphors in affecting popular feeling. Apart from uncovering Wang's original intention behind "Yi Jiu You," this study also interprets its different versions and the poetic replies in the same rhythm, so as to reveal how the text of this Ci poem gradually took shape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author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cl. the manuscript, final version, and revised versions) and the readers (incl. repliers, interpreters, editors, promo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urvivors). Wang's "Yi Jiu You" was not only a clear manifestation of Florence Chiaying Yeh's idea about "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 but also the cream of the crop among the doves' cognitive metaphors. Meanwhile, Wang's "Yi Jiu You" ignited intense public debates over peace and war.

Keywords: Yi Jiu You, Wang Jingwei, modern Ci poetry, Zhao Zunyue,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日來頗有人批評汪先生之詩詞，  
謂為亡國之音，做不得，  
不無多少道理存乎其間。

《陳克文日記》，1939年4月7日

夜深案牘明燈火，閣筆淒然我。

汪精衛〈虞美人〉

民為重，社稷次之。

《孟子·盡心》<sup>1</sup>

## 一、引言

年輕時候的汪精衛，自稱詩詞作於「小休」，與革命無涉；中年以後，特別點出集中〈掃葉〉詩，「頗道出數年來況味」；臨終之際，自陳一生心事可以證諸《雙照樓詩詞藁》。<sup>2</sup>從單純到複雜，從年輕到年老，從革命英雄到千夫所指的漢奸，如何涉世越深，越不得不以詩詞明志，越只剩下詩詞足堪明志。這是汪氏深諳詩無達詁、歧解多義的狡獪遁辭？還是詩詞真有政治論述所無法企及的表意功能與傳情效用？

與《小休集》相比，《掃葉集》中所寄寓政治理念與現實情境相衝突的詩詞作品，陡然增加，<sup>3</sup>其中最耐人尋味、移人心魂的，就是抗戰中途，倡言和平運動的詩詞。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汪精衛離開重慶後的第一篇作品。這是一闋詞，一闋詠物詞，曰：〈憶舊遊·落葉〉。<sup>4</sup>

詠「落葉」一事，在春華秋實，節物遞嬗，有動於中，必搖其精的自然時序暨移情現象裡，不啻詩客詞人好事者之擅場。墜葉落花，歷經明、

<sup>1</sup> 分參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395；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藁》（香港：天地圖書，2012年），頁309-310；〔宋〕朱熹：《孟子集注》，《四書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卷14，頁4。

<sup>2</sup> 分參汪精衛：〈《小休集》序〉、曾仲鳴：〈《小休集》跋〉、汪精衛：〈《掃葉集》序〉，收於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藁》，頁2、369-371、183。何孟恆：《何孟恆雲煙散憶回憶錄：汪精衛女婿回顧動盪時代》（臺北：時報文化，2019年），頁157。

<sup>3</sup> 汪精衛：〈雜詩〉19首，《雙照樓詩詞藁》，頁190-197。

<sup>4</sup> 若以「和平運動期間」所作詩詞而論，最早的詩是1939年6月18日的〈舟夜〉，仍至少晚於詞作〈憶舊遊〉兩個半月，分見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藁》，頁306、281。

清遺民之手，早飽含荊棘銅駝的情調。晚清以來，盛名尤負。家國之思，政治託寓，非但深植其中，並層累疊積矣。<sup>5</sup>汪氏〈憶舊遊·落葉〉大抵在上述的文脈傳統裡變化。

然而，除卻「漢奸」此一刺激彼時人建構其「想像的共同體」之屬性外，汪詞尚有它義，值得探究。首先，是這闕詞的感發意義。余英時（1930-2021）憶及1950年代，初讀汪〈憶舊遊·落葉〉的感受：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謀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達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立即體會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實感，而且對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汪精衛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能激動我。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sup>6</sup>

余英時同時並觀汪精衛原唱與吳稚暉（1865-1953）充滿諷刺意味的和詞。吳稚暉和詞，雖曰唱和，實則戲擬，意在瓦解原唱。但汪詞原作強大的感發力量，卻使得余先生感受到汪精衛無奈、淒清，與當年中國的處境。接著余先生以一系列論證，從各種史料的對比中，找尋該詞所以令自己產生同理心的史實理據。

葉嘉瑩也表示，自讀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後，遂「被他詩詞中所蘊藏和流露的仁心和苦意所打動」，於是，葉先生從文本細讀與文體特質分析〈憶舊遊·落葉〉，謂：「從所寫之落葉的詠物之託喻，一下子轉入了他欲以謀和求保全之談判中的許多難言之悲慨」、「汪氏卻把他欲以謀和求保全的悲情苦意完全寄寓在其中」、「汪氏晚年在成立偽政府的前後……確實

<sup>5</sup> 譬如明遺民王夫之（1619-1692）〈落花詩〉諸詠、清遺民孫雄（1866-1935）編《落葉集》，參吳盛青：〈落葉哀蟬曲：珍妃之死·香草美人·家國之喻〉，《嶺南學報》復刊第9輯（2018年11月），頁163-194；徐璋：《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sup>6</sup> 余英時：〈重印《雙照樓詩詞藁》序〉，收於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藁》，頁7-8。

寫出了不少具有詞之特美的『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佳作」，<sup>7</sup>結合詞體特質、詠物主題、常州詞派理論、汪氏與日謀和的苦心及其所承擔的壓力，葉先生冠以「弱德之美」。

經過余、葉二位先生之分析，可謂確立了〈憶舊遊·落葉〉一闋詞，在汪精衛詩詞暨其一生中的重要地位。雖然，無論余先生證成一代人率能同情同理汪等心事，或者葉先生從文體特質轉出汪詞所以幽約怨悱、所以弱德為美的特質，卻還有數點疑義，尚待來者釐清：一是〈憶舊遊·落葉〉的構思與發表時間。若以國府對日綏靖政策而論，則可上溯自1932年淞滬停戰協議以降的軍分會、政整會。若以汪氏和平運動論，也始自1938年年中，止於1945年8月。每一階段汪氏的訴求、目標與所產生的效果都不同，〈憶舊遊·落葉〉構思於何時、發表於何時，如何發表，又如何傳播、產生效用？都與余先生、葉先生所論密切相關；二是余先生所感受的，乃目前所見最早版本，葉先生所分析的，則是至少相隔一年半之後，重新修訂的版本。這是版本與異文的問題，也牽涉到當時讀者的反應。三是吳稚暉的和詞以諷刺為主，那麼重慶中誠如余先生所謂亦不乏同情同理汪等者，其和詞能見得何種意向？至若追隨汪「和平運動」諸人，面對吳稚暉的嘲諷，又將如何回應？四是都是讀同一闋詞，何以有人同情共感、因之感發？又何以有人諷刺笑罵、排擠不遺餘力？兩派緣何標準、識見與品味，始成如斯差異？以上諸問，是筆者不揣淺陋，敢繼兩位先生之後，賡為申論者。

爰先考述汪詞的作期與發表日程，次依手稿與定稿的異文，並文、史學界前賢之研究成果，分析詞旨；最後考察當時後世唱和諸作，如何相反相成，呼應該詞。藉此一窺該詞在淪陷區研究中，在《雙照樓詩詞藁》中，在詠落葉詞之傳統中、在和戰文學中的獨特之處。

## 二、作期、發表時間與發表形式

汪精衛〈憶舊遊·落葉〉之流行，最早是以「轉載」、並附有消遣謾罵的「點評形式」，「被」發表於1939年4月1日；<sup>8</sup>自該時起，直到1940年

<sup>7</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10期（2012年10月），頁110-127，以上引文見頁114、126。

10月一年餘的時間裡，汪詞都以這一獨特的傳播形式在報刊雜誌上流布。由於評點或和詞，每每與汪詞一併呈現，文本的主體或預設立場，往往以點評者為主、以戲擬（parody）汪詞的和作為主，主角已非汪詞本身。〈憶舊遊·落葉〉在流布之初，幾經傳抄轉錄，都以如此近乎副文本（para-text）的形式傳播。可見該詞之發表，顯非汪精衛本人授意。直到1940年12月，汪政府立法委員龍榆生（1902-1966）主編的《同聲月刊》創刊號，才以《雙照樓詞》的名義，獨立刊出〈憶舊遊·落葉〉；其中，遂不再有其他點評、唱和、謾罵的戲擬文本摻雜其中、喧賓奪主。

然而，此前汪詞因前述轉載形式，聲名大噪／臭名昭著。可以說汪精衛〈憶舊遊·落葉〉的作期、發表時間，甚至發表形式，與當時和戰雙方的反應相表裡。學界對該詞作期暨發表時間尚無定論，以下藉由親歷其事者的載記與回憶，並相關檔案報章文獻，在前賢的基礎上，提供更精確的時間範圍，包含汪詞的構思時間、傳播流布時間與其形式。

汪精衛的女婿何孟恆（1916-2016），曾隨汪赴河內，在其為《雙照樓詩詞藁》作的讀後記指出：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離渝（按：12月18日）後作，故國之思，低回無限。

戊寅（二十七年）去國作此，故國之思，留連往復，低迴無限。而託於落葉以寫衷心，聲情之勝，可以迴腸盪氣矣。<sup>9</sup>

指出〈憶舊遊·落葉〉作於「離渝之後」；復於回憶錄中寫道：

（按：河內的）冬季裏，清早的時候常有濃厚的霧，舉目四望，到處都是一株一株顏色濃淡不同的樹幹，此外就是一片迷茫而已。時值國家多難，十分不得已然後離開故土，去國之思，實在難以排遣。精衛於是填了一闕〈憶舊遊〉賦落葉，抒寫他當時的心事。<sup>10</sup>

<sup>8</sup> 筆者所見，最早的〈憶舊遊·落葉〉，收錄在佚名：〈今批汪精衛「落葉詞」〉，《現世報週刊·豆腐店專欄》第48期（1939年4月），頁13。最早回應汪詞者，是江絮生：〈憶舊遊·落葉次友人均〉，《中山半月刊》第1卷第10期（1939年3月），頁27。

<sup>9</sup> 何孟恆：〈《雙照樓詩詞藁》讀後記〉，收於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臺北：時報文化，2019年），頁5、90。

<sup>10</sup> 何孟恆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臺北：時報文化，2019年），頁128-129。



指出汪詞作於「寓居河內」時期。綜合時人雷鳴（?-?）、張江裁（1908-1968），<sup>11</sup>與當事人何孟恆的說法，〈憶舊遊·落葉〉構思於和戰決裂之際，而成稿於河內時期（即1938年12月19日到1939年4月25日）。

若〈憶舊遊·落葉〉寫於「寓居河內之際」，那麼當時作為汪派喉舌的《南華日報》，最有機會刊載。可惜，筆者檢索今存縮微膠卷版《南華日報》，<sup>12</sup>或由缺期之故、或根本未刊載，以至於仍未發現當時汪氏所發表的〈憶舊遊·落葉〉。謹爰相關資料檔案推論該詞的創作與發表時間範圍。

1938年12月18日汪等以飛機離渝，下午1點抵達雲南昆明；19日下午1點，抵河內。22日，日相近衛文騰（1891-1945）提出「善鄰友好、經濟提攜、共同防共」的《第三次對華宣言》。汪遂於27日撰成〈艷電〉以回應近衛，並交林柏生（1902-1946）隔日在港發表。<sup>13</sup>在1939年1月1日，國民黨開除汪精衛黨籍之前，各界對汪的攻擊還未浮上檯面，譬如吳稚暉

---

<sup>11</sup> 張江裁《汪季新先生著述年表》著錄〈憶舊遊〉作於「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雷鳴《汪精衛先生傳》在第16章「汪蔣決裂」之「和戰的決裂」一節引用〈憶舊遊〉並指出「先生與蔣氏之間，在國家和戰的大問題上，終於達到了決裂點。在下面一首詩詞中，我們很可以看到先生悲哀的心事」，考雷鳴引用汪詩詞，多以意為主，並非以時間排序。此份傳記出版於1944年，意在凸顯汪精衛心事。此處引用〈憶舊遊〉，可見雷鳴認為此詞與「國家和戰的大問題」有關、與此時「汪蔣決裂」有關，參見雷鳴：《汪精衛先生傳》（上海：政治月刊社，1944年），頁330；張江裁輯纂，朱之珩編訂：《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香港：槐風書社，2017年），頁91。

<sup>12</sup> 此份《南華日報》原藏南京圖書館，經北京國家圖書館製成縮微資料，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購藏者，即為此本。據筆者統計，〈憶舊遊·落葉〉可能刊載的時間段1938年12月19日到1939年4月25日中，《南華日報》共缺1938年12月29-31日、1939年1月1-2、10-11、15-21、23-31日、2月1-10、13、16-22、24日、3月19日、4月2-11、15、19日這幾日。

<sup>13</sup> 雖說汪擬於1938年12月28日發表〈艷電〉，但被送渝之電文，悉數為國府攔下，參〈渝報禁載汪電在渝人員不便表示〉，《南華日報》第1張第2版，1939年1月4日，「（本報三日重慶專電）汪副總裁〈艷電〉卅晚到渝，該電原係分致蔣總裁及中央各委員者。電到後電報局即奉命扣起，只送蔣。聞儉（廿八）日汪曾有親筆函連建議原文，航空寄蔣，並以副本分寄各中委，但所有副本亦均被扣起。卅一渝各報奉命禁止登載汪電，惟此項消息，外間業有所聞，人心振奮。除極少數外，一般中委直至開會時始連印就之決議案一起獲見建議全文。二日晨發表決議案，一般人因未睹建議原電，甚感鬱悶。各外國通訊社記者走訪在渝要員，多謂未見汪電。並以環境關係，拒絕表示意見。決議案發表後，二日晚中央社始奉命將〈艷電〉連同中宣部宣傳要點播發。」

寫於 1938 年 12 月 25 日，質疑汪等擅離重慶的〈致陳璧君函〉，本欲於各大報公開轉載聲討，但為蔣介石（1887-1975）批示「擬暫緩發表」。<sup>14</sup>

〈艷電〉發表之後，政府與民間單位機構具名聲討，<sup>15</sup>汪系報紙《中華日報》、《南華日報》等機構則以社論反擊，<sup>16</sup>時間多在集中在 1939 年 1 月間。唯諸方仍有些觀望局勢的態度，譬如親汪之《南華日報》社論仍云：「汪副總裁〈艷電〉，原屬建議性質……和平方案未確定以前，前方將士，更應努力推進，不容稍懈」，<sup>17</sup>以〈艷電〉為「建議性質」，鼓勵將士奮進，宣示並無停戰主張。

接著 2 月、3 月，許是籌備汪文愷（1914-2015）與何文傑（何孟恆）的婚禮、<sup>18</sup>許是農曆新年之故、許是靜觀其變，<sup>19</sup>汪精衛暫時沒有更新的動作；重慶方在 2 月中旬，派人送來汪夫婦的護照，促其出國，為汪所婉拒；<sup>20</sup>至 3 月 21 日，河內刺汪案發生，曾仲鳴（1896-1939）身中數槍，不治。汪氏夫婦連續 9 日，在《南華日報》（1939 年 3 月 23 日-31 日）頭版登載

<sup>14</sup> 雖未公開發表，但吳已逕寄河內汪氏夫婦寓所。暫緩發表云云，見國史館：〈吳敬恆函中國國民黨總裁為致函陳璧君以不忍見汪兆銘墮落盡具忠告敬錄稿呈覽若許公開即飭付通信社（1938 年 12 月 26 日）〉，《國民政府·汪兆銘叛國（一）》（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1-103100-00001-003）。吳之逕寄河內汪所之時，尚未見得〈艷電〉發表，見吳稚暉：〈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收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 3 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頁 85。

<sup>15</sup>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 3 冊，頁 50-76。

<sup>16</sup> 除了汪派的反擊，汪本人亦在《南華日報》發表〈答問〉，參汪精衛：〈答問〉，《南華日報》第 1 張第 2 版，1939 年 1 月 30 日。汪派的反擊，參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週年紀念冊·第三輯：中國之部·輿論》（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部，1941 年），頁 1-36。

<sup>17</sup> 〈汪赴滬或入粵說完全無稽〉，《南華日報》第 1 張第 2 版，1939 年 1 月 4 日。

<sup>18</sup> 何孟恆：《何孟恆雲煙散憶回憶錄：汪精衛女婿回顧動盪時代》，頁 132-139。

<sup>19</sup> 汪等河內時期的行動成謎，曾自述：「才脫離重慶的我們，便反對重慶，於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當時，日本方面的意見，我們也不明白。《近衛聲明》，是原則的，日本方面，在具體上將如何，完全不明瞭。於是，我們決定，暫守沉默，靜觀事態」，似乎按兵不動。但李志毓從滬方情報人員在港所得汪派活動之情報，質疑汪說的可信度，參汪兆銘著，正禾譯：〈正月的回憶〉，《青年良友》第 2 卷第 4 期（1941 年 4 月），頁 8-9；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31-239。

<sup>20</sup> 汪精衛：〈舉一個例〉，收於國民政府宣傳部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週年紀念冊》，頁 10。

曾仲鳴訃聞，緊接著 1939 年 4 月 1 日，汪精衛質疑黨中央的〈舉一個例〉發表。<sup>21</sup>

1939 年 4 月 21 日，吳稚暉發表〈為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反擊。從吳這篇文章中，可以考知汪精衛〈舉一個例〉與〈憶舊遊·落葉〉的緊密關係。吳文開篇即云：

久不聞汪精衛之蹤跡，自從駭聞報載曾仲鳴先生被愛國僑民所慘殺，接連香港友人又寄來一詞一文，詞則汪氏之消極過乎其情，已步其韻而解譬之矣。文則為曾先生死後所發，大旨乃恐一朝淹霜露，懼終蒙漢奸之名，不諒其主和之苦心，為自己表白，並為曾先生鳴冤。<sup>22</sup>

是吳稚暉在得知曾仲鳴死後（1939 年 3 月 21 日以後），才從香港友人之手，間接獲讀汪之一詞一文，文即〈舉一個例〉，也是吳稚暉這篇文章所欲「進一解」者；詞就是〈憶舊遊·落葉〉，所謂「已步其韻而解譬之矣」，指得讀汪詞後所作的解譬之文和步韻之詞。如能得知吳之步韻與解譬，作於何時，即可推知汪作至遲於何時流布。

筆者所能找到步汪精衛〈憶舊遊·落葉〉韻之最早紀錄，是發行於 1939 年 3 月 25 日的《中山半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sup>23</sup>該刊的發行地為重慶，中有江絮生（1903-1983）的〈憶舊遊·落葉次友人均〉詞一闕，雖不載汪原詞，亦未表「友人」云誰，但味詞意、尋韻腳，可知乃對汪精衛〈憶舊遊·落葉〉而發。唯江詞標題內容俱隱晦，更兼只是雜誌上的補白小頁，沒有引起多大關注。

<sup>21</sup> 《南華日報》載汪精衛：〈舉一個例〉，《南華日報》第 1 張第 1 版，1939 年 4 月 1 日，汪自署發表於 1939 年 3 月 27 日，又可見 1939 年 3 月 28 日，汪精衛：〈致方君璧函〉，收於何孟恆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 414。當時，只有《南華日報》刊載該文而已，俞鴻鈞秉蔣介石云：「昨晚汪發表一文，題為〈舉一個例〉，首悼曾之死……當即向檢查處交涉，要求禁登，並向各報勸告，今晨各報除《南華日報》外，均未予登載」，參俞鴻鈞：〈俞鴻鈞陳汪發表「舉一個例」經交涉除《南華日報》外均未刊登呈蔣委員長之東電——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一日〉，收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 3 冊，頁 78、

<sup>22</sup> 吳稚暉（敬恆）：〈為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發表於 1939 年 4 月 21 日重慶《中央日報》，轉引自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第 3 冊，頁 84-95。

<sup>23</sup> 江絮生：〈憶舊遊·落葉次友人均〉，頁 27。

接著，在以調侃為賣點的週刊《現世報》，<sup>24</sup>該刊 48 期（1939 年 4 月 1 日）「豆腐店專欄」有〈今批汪精衛「落葉詞」〉，完整引用汪詞，並逐句批評。<sup>25</sup>但這是該編輯部的批評，還不是吳稚暉的點評與和詞。吳的和詞與其第一次點評〈憶舊遊·落葉〉，於 1939 年 4 月 5 日發表，地點在重慶，後為全國報章雜誌轉載。<sup>26</sup>

據吳稚暉之「香港友人又寄來一詞一文」，與何孟恆所謂「（汪）曾書（〈憶舊遊·落葉〉）以寄陳樹人，竟不得報」兩條載記，<sup>27</sup>知汪曾以私信，將〈憶舊遊·落葉〉封寄滬、港、渝等地友人，想來汪精衛原初並無公開發表〈憶舊遊·落葉〉的打算。吳稚暉或重慶諸人，是在獲知曾仲鳴死後，才得到這一詞一文。<sup>28</sup>所以，汪精衛極可能是在曾仲鳴死後，將詞作的定稿寄出。綜上，汪作最早在 4 月 25 日，已在重慶同仁間祕密流傳；至遲在 1939 年 4 月 1 日已公開轉載。

準此，葉嘉瑩先生所謂〈憶舊遊〉作於「汪政權成立前後」之說，<sup>29</sup>時間範圍可以再縮小一些。該詞的構思時間，應在離渝（1938 年 12 月 19 日）之後，到河內槍擊案（1939 年 3 月 21 日）發生以前。至於發表與流布的時間，則應在河內槍擊案以後定稿，分寄友人，傳達自己離渝的「心聲」。

<sup>24</sup> 《現世報週刊》，屬於綜合性刊物，1938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發行，1940 年 4 月 27 日停刊，共 102 期。主編有潘志傑、徐卓呆。設有「豆腐店」專欄，專門刊登幽默作品，以上改寫自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參見：<https://www.cnbkisy.com>，瀏覽日期：2021 年 11 月 6 日。

<sup>25</sup> 佚名：〈今批汪精衛「落葉詞」〉，頁 13。該期《出版資訊·現世報週刊》第 48 期，頁 2，註錄「1939 年 4 月 1 日發刊」，惟下一期《本報緊要啟示·現世報週刊》第 49 期（1939 年 4 月），頁 4，云：「本報第四十八期，因經過郵局時，為檢察處全部沒收，致勞讀者紛紛郵電相催，無以為應，一俟稍緩時日，自當補印寄來，決不失信」，可知〈今批汪精衛「落葉詞」〉一文，至少要到 4 月 8 日以後，才得公諸於世。

<sup>26</sup> 吳稚暉：〈汪逆賣國付「東流」，吳老填詞掃「落葉」〉，《文獻》第 8 期（1939 年 5 月），頁 158，該文轉載《重慶航訊》，文末註明「逸四月五日」，知此為吳稚暉 1939 年 4 月 5 日在重慶所刊。

<sup>27</sup> 何孟恆曾云〈憶舊遊〉：「託於落葉以寫衷心，聲情之勝，可以迴腸盪氣矣。曾書以寄陳樹人，竟不得報。世無解人，有之，亦怵於環境，噤不敢聲。如此赤心猶不得白，夫復何言」，參何孟恆：《雙照樓詩詞叢》讀後記，頁 90。

<sup>28</sup> 譬如《陳克文日記》至 1939 年 4 月 6、7 日，方錄有汪詞，已是附有吳稚暉和詞的版本了，參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頁 394-395。

<sup>29</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頁 115。

至遲在 1939 年 3 月 25 日後在同仁間流傳，4 月 1 日以後，該詞因吳稚暉的批評與戲擬而聲名大噪。

值得補充的是，汪精衛構思與發表〈憶舊遊〉時，日人影佐禎昭（1893-1948）、犬養健（1896-1960）都尚未抵達河內（1938 年 4 月 18 日）、尚未與汪精衛面晤。更遑論之後汪東渡與日五相會談諸事。換言之，汪發表〈憶舊遊〉時，並無成立政權的打算，也不確定是不是該由自己出面主持和平運動。

汪氏在戰時擅離重慶，選擇以詞體表現如此的自我，其意安在？所引發的影響為何？以下透過手稿，分析〈憶舊遊〉所以移情感物、纏綿悱惻，所以引發抗戰方大動作反擊的原因。

### 三、從手稿與異文再探〈憶舊遊·落葉〉的技巧與作意

至遲自 1939 年 4 月 1 日起，〈憶舊遊·落葉〉已公開流佈，然而筆者所見，該詞最早的載錄，乃在抗戰方的文宣報章中；至若見諸汪派報章，已是 1940 年 12 月的《同聲月刊》，相差一年半。前後兩個版本最大的差異在於收拍處。原本作「只極目煙蕪，寒蟿夜月，愁秣陵」，後改為「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並以後者為定稿。全詞曰：

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  
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挈空枝  
老，同訴飄零。天心。<sup>30</sup>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  
撼撼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  
馨。只極目煙蕪，寒蟿夜月，愁秣陵〔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  
千萬程〕。<sup>31</sup>

<sup>30</sup> 案《詞譜》，「心」字須押韻；全詞押《詞林正韻》第十一部，但「心」卻是第十三部，汪已出韻。汪氏出韻而《同聲月刊》主編龍榆生未曾指出的緣故，當與有清一代編纂韻書之原則，及創作者使用方音的習慣有關。蓋清人編纂詞韻諸書時，有如《詞韻略》、《詞林正韻》之嚴格區分-n、-ɲ、-m 韻尾者；亦有如《學宋齋詞韻》將《詞林正韻》的第六部、第十一部、第十三部，合併為第六部者。參江合友：《明清詞譜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259-269。

<sup>31</sup> 括弧中的版本，發表於《同聲月刊》第 1 卷創刊號，參汪精衛：〈憶舊遊·落葉〉，《同聲月刊》第 1 卷創刊號（1940 年 12 月），頁 116。

這闕詞得葉嘉瑩先生之分析，詠物之精微，託寓之幽深，更以「弱德」為鑰，解鎖汪氏傷心委屈下堅持不懈的意志。<sup>32</sup>但是，葉先生以定稿為詮釋文本，導致詮解相關歷史脈絡，或有不妥，進而對汪此際初衷，有所誤解。

爰分上闕手稿異文、下闕的撰寫時間分析，與兩種結句處的版本，揭露〈憶舊遊〉的作意、目的與情感。

### （一）落葉作為第一人稱

「汪精衛先生紀念託管會」藏有汪氏〈憶舊遊〉手稿四種；<sup>33</sup>前兩種為草稿，幾經塗改，部分字跡難以辨識，經比對修改脈絡，知以《汪精衛詩詞新編》「頁 202-203」為先，「頁 201」為後。<sup>34</sup>後兩種為謄清稿，順序可辨，應以「頁 206-207」為先，「頁 204-205」為後。<sup>35</sup>從四份手稿可確定〈憶舊遊〉的下片較上片，更早寫成定稿。<sup>36</sup>即「天心正搖落」以下，是汪較早撰成者。

上片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前三句之上，反覆塗抹甚多，計有「便辭柯欲下，影動江潭，一往淒清」、「便□□木末，憔悴江潭，一往淒清」、「便涼生天末，日落江潭，一往淒清」、「便亭皋日暮，洞庭波起，一往淒清」、「便吳江霜染，楚岸煙橫，一往淒清」、「便煙消（綠凋）楚岸，霜染吳江，一往淒清」、「嘆西風□岸，□□吳江，一霎淒清」、「問阿誰驚綠，萬里吳江，一霎淒清」與最終定稿「歎護林心事，拋付東流，一往淒清」。<sup>37</sup>

從起三句所得各類版本看來，汪企圖用兩條進路引出主題：一是援景起興，利用「吳江楚岸」等影涉東南地景的套語，作出凋零、日暮、蕭條的「哀江南」情境，其極目所及之處，正指向中國東南淪陷區。二是暗用典故，以「憔悴江潭」一系字句，包藏庾信（513-581）〈枯樹賦〉，「樹枯」

<sup>32</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頁 110-127。

<sup>33</sup> 汪精衛〈憶舊遊〉手稿四種，參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 201、202-203、204-205、206-207。

<sup>34</sup> 兩份手稿中，頁 202-203 之「已分早潮俱渺，晚汐又重經」，經多次修改，有「多謝晚潮回泊（相送），故處（舊地）得重經」刪文，至頁 201 則只如實寫下是「已分早潮俱渺，晚汐又重經」，故知頁 202-203 較諸頁 201 為先。

<sup>35</sup> 四個版本的先後順序應為：（一）頁 202-203、（二）頁 201、（三）頁 206-207、（四）頁 204-205。

<sup>36</sup> 三種手稿中，下片「天心正搖落……寒螢夜月啼（愁）秣陵」，幾乎毫無修改。

<sup>37</sup> 參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 201-207。

呼應「葉落」，故知落葉凋落，與四季變換無關，乃導因於枯樹即將敗死也。但是，最終起句定稿作「歎護林心事，拋付東流，一往淒清」，汪擺落了寫景與隸事，轉用代言體、擬人體，假落葉而直抒己意。「護林心事」，化用同盟會黃花崗烈士林時埭「入夜微雲還蔽月，護林殘葉忍辭枝」詩句，之後汪〈金縷曲〉亦有「殘葉辭枝良未忍，耿耿護林心事」，<sup>38</sup>再致「護林者，葉也；去樹者，亦葉也」之義。從寫景托懷，狀物詠懷，到逕以落葉作第一人稱，汪最終的修訂版非常重要。他替換寫景的第三人稱，轉以「落葉」為第一人稱，以「落葉」為主體，展開鋪陳。如此更動，連帶以下諸句之詮釋，都在「這一片／群落葉」的口吻與視野裡開啟。

以落葉為家國飄搖之喻，汪並非先聲，不但文廷式（1866-1904）、孫雄（1866-1935）、朱祖謀（1857-1931）等人皆有之，1933年南京諸家針對東北淪陷、國土日遭東瀛侵逼時所共作的《癸酉九日掃葉樓登高詩集》，亦在落葉之喻中的集體詠懷裡。<sup>39</sup>但以落葉為主體，進而賦予其意志、行動，則是汪精衛的獨創。在1933年登高集會中，汪作有〈重九集掃葉樓分韻得有字〉一首，以此名集，自稱「頗道出數年來況味」。<sup>40</sup>實則彼詩此詞併觀，意義更著。

詩起首曰：「飄風吹落葉，散作沙石走。擁篲非不勤，積地倏已厚。仰觀高林杪，柯條漸堅瘦」，與前人的落葉意象相同，落葉在此都是「一葉知秋」的象徵。落葉是被觀察體悟的現象，沒有自己的主體。詩續云：「此時登樓者，歎息各搔首。西風日淒厲，殆欲摧萬有。何以謝歲寒，臨難義不苟。蒲柳奮登先，松柏恥凋後。敢辭晚節苦，直恐初心負」，<sup>41</sup>於此，汪把

<sup>38</sup> 汪精衛：〈金縷曲〉序：「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余晤宮崎夫人於日本東京，承以《民報》時代照片見貽，蓋丙午之秋革命軍在萍鄉醴陵失敗後，余將偕黃克強赴廣州謀再舉，行前一日在《民報》社庭園內所攝。克強倚樹而坐，宮崎夫人之姊氏立於其左，余立於其後，在余之右者為林時埭，再右為魯易，為章太炎，為何天炯，凡七人，今存者余一人而已。把攬之餘，萬感交集，為題〈金縷曲〉一闕，『護林殘葉忍辭枝』時埭詩句；『斷指』謂克強也」，見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彙》，頁306-307、317-318。

<sup>39</sup> 葉落飄搖以喻家國淪亡，已為該次雅集諸家的共識，曹經沅編：《癸酉九日掃葉樓登高詩集》（上海圖書館藏鉛印本，1934年）。

<sup>40</sup> 參汪精衛：〈《掃葉集》序〉，收於汪精衛著，汪夢川註釋：《雙照樓詩詞彙》，頁183；又見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53。

<sup>41</sup> 汪精衛：〈重九集掃葉樓分韻得有字〉，收於曹經沅編：《癸酉九日掃葉樓登高詩集》，頁28a-b。

主體賦予二物，一是蒲柳，一是松柏。蒲柳等春夏花植，入秋冬後便自枯黃萎落，歷來諸家多持以喻無節操者，用與松柏後凋對比。但在汪筆下，蒲柳之枯萎，乃衝鋒陷陣與率先犧牲。此喻別出心裁，一新耳目，考汪作中涉及革命志意者，除自我犧牲的「精衛情結」外，<sup>42</sup>更慣用「分工」之喻，象徵「先死者的犧牲」與「後死者的承擔」，確保革命志業有人繼承，這是汪詩中的歷史意識。譬如早年行刺清廷攝政王時，在《民報》有「釜薪之喻」；中年此際有松柏蒲柳之爭先與後凋；出走重慶前夕，傳留有字條「兄為其易，弟任其難」予蔣介石；晚歲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作「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誰云壯士不生還，看取筑聲椎影滿人間」之句，深化後死者的承擔與責任。<sup>43</sup>汪女婿何孟恆批註此詩云：「松柏後凋，由來俱作堅貞不屈之象徵。此則以蒲柳先登喻踴躍爭先，犧牲禦侮，為前人所未道，同時亦為蒲柳平冤」，<sup>44</sup>所謂「為蒲柳平冤」，更可持作為6年之後〈憶舊遊·落葉〉的主角「落葉」鳴冤。如何為先去者，為選擇離去者鳴冤？在汪詞裡，開頭以一「歎」字作領，以落葉護林不遂的聲腔發第一個音，牽扯出以下諸句，累累無不是「落葉」的護林心事。

汪詞第二韻「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之「無限留連意」，稿本保有「作願須與住／雖有留連意／猶作留連計」三種異文，<sup>45</sup>如果汪在起頭第一韻未假落葉以代言的開頭，而沿用了「吳江楚岸」以景托懷的起筆，此處「作願須與住／雖有留連意／猶作留連計」的「留連」之意，更可見汪本人（而非落葉假落葉之口）的設法停留（作願須與住）、不忍或去（猶作留連計），與不被認可的委屈（雖有留連意）。

「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願作春泥更護花，而驚飆不可，徒呼奈何。前句落與不落、此處留與不留，皆見宛轉徘徊之情緒與壓力。是句另有異文作「捲入青萍」，<sup>46</sup>「捲入」者，落葉與青萍仍為二物，只是寫景；「催化」則是詞人注主觀情意於物象之中，一陣驚飆，葉落附水，於焉化萍。化萍

<sup>42</sup> 葉嘉瑩主講、汪夢川整理：〈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印刻文學生活誌》第67期（2009年3月），頁104-117。

<sup>43</sup> 依序見褚民誼：〈參加和運自述〉，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267；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87、92。

<sup>44</sup> 何孟恆：〈《雙照樓詩詞彙》讀後記〉，頁64。

<sup>45</sup> 參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201-207。

<sup>46</sup> 同上註，頁201。



意象，紹自東坡（1037-1101）：「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暗示「點點是離人淚」；<sup>47</sup>前句的「奈驚颿不管」與之後的「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更隱喻「落葉」就算拋家傍路、入池化萍，卻也徘徊難捨的「無情有思」。較諸委落之黃葉，青萍雖為驚颿所催化，雖隨流水漂泊，卻再度擁有了自己的生命與一定程度的主動性（移動狀態）。這或許是葉嘉瑩從「化萍」的引譬中，連類出「青萍劍」典故之由。<sup>48</sup>

「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或作「已分早潮俱渺，晚汐又重經」，或作「多謝晚潮回泊（相送），故處（舊地）得重經」，<sup>49</sup>可見汪意原為漂萍（落葉）隨晚潮回泊，重經故地，以此呼應前句欲去還留、頻頻回顧的「無限留連意」。汪精衛於「回汐又重經」之前加上「已分去潮俱渺」者，葉嘉瑩曰：「『已分』之『分』字讀去聲，是表示早已接受了一種無可挽回之事實」，<sup>50</sup>蓋化作青萍之後，本應毅然隨潮而去，不再逗留，奈何返潮推送，回汐將自己漂送至母樹之下，落葉抬頭，只見出水根寒，過霜枝老，一遍怵愕之景，痛感時局之艱困。去潮回汐之句，構思本美成（1056-1121）「漂流處、莫趁潮汐，恐落紅、尚有相思字」，<sup>51</sup>乃紅葉宮溝一系典故的變化，從宮溝流出的落葉，影射離開戰時中樞重慶。美成的落花隨潮汐而去，精衛的落葉乘潮汐而返；美成阻止落花逕付水流而不能；精衛「已分」必去，奈何潮漲流回，身不由己，被迫重睹傷心。

透過手稿異文可知，汪精衛原意將以天地蕭條、木葉盡落起興，但斟酌再三，有悟於「可憐身是眼中人」，<sup>52</sup>遂把自己與飄搖之天地，融成一體。從第三人稱的觀察與敘述，轉為第一人稱剝切陳詞；從置身事外的警示者、預言者，轉為身陷其中、不能也不願自外的一分子。上片都以落葉作為第

<sup>47</sup> [宋]蘇軾著，龍榆生校箋：《東坡樂府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卷2，頁215。

<sup>48</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頁113。

<sup>49</sup> 參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202-203。

<sup>50</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頁114。

<sup>51</sup> [宋]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收於[宋]周邦彥著，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清真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81。

<sup>52</sup> [清]王國維著，陳永正校注：《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33。

一人稱，樹葉在凋落前一刻的「歎護林心事」、落葉的「無限流連意」、落葉化萍而「已分」必去、青萍受潮汐帶回而目睹「出水根寒，掣空枝老」。落葉從不忍落、不忍去、自必去，到目擊傷心，以描摹一片落葉而至此，極纏綿曲折之至。

## （二）躊躇的行動與無盡的絕望

下片起句「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承前以落葉為發言，此處指「天心搖落」，警示菊芳蘭秀，不是春訊，亦非佳期，直可視為落葉對時局的判讀與識見。此為汪精衛假落葉之口，最想向國人陳說者。

「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葉先生詮釋為「可能就正是在暗寫在還都表面之籌建政府的歡慶下，其所蘊含的實在是無盡難言的悲苦」。<sup>53</sup>葉先生以「菊芳蘭秀」為汪政權檯面上的各類政治象徵，以「不是春榮」寫汪精衛與日合作之際的萬不得已與難言之隱。單就時間點看，汪精衛恐怕未能預知 1 年後的汪日合作將有如許「菊芳蘭秀」。所以，「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指的是就算國民政府俄國以飛機相助，<sup>54</sup>得到英美 2500 萬金元之借款，<sup>55</sup>但平心細數微利小勝，這些「菊芳蘭秀」，都「不是春榮」。呼籲黨人，勿自欺也。

<sup>53</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頁 115。

<sup>54</sup> 汪精衛遺書〈最後之心情〉有「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其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為蘇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捨忍痛言和莫若」，參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 年），頁 1016。

<sup>55</sup> 自國史館所藏《郭泰祺電孔祥熙會晤賈德幹及羅斯應允相助中國對英國借款·蔣中正總統文物》（1938 年 1 月 5 日）到《蔣中正電郭泰祺望英國增援平衡基金一千萬英鎊以挽危局·蔣中正總統文物》（1939 年 7 月 28 日）諸文件，皆可見國民政府自 1938 年年初起，致力於對英借款。汪精衛出走前後，中國成功向英美取得借款。一是 1939 年 2 月 8 日美國對華的《桐油借款》，總額為 2500 萬美元，用途為「購買美國農產品與工業品」。二是 1939 年 3 月 10 日與英國簽訂的《平準匯兌基金借款》，債額為 500 萬英鎊，合同規定該借款「應在香港上海兩地外匯市場專供買賣中國國幣及作它項必要運用，以期遏制中國法幣與英鎊比值之過度變動」。汪派報紙香港《南華日報》頭版社論有止愚（?）的〈英貸款的真意與平時機〉（1939 年 3 月 11 日）與仲丹（?）的〈英美借款問題〉（1939 年 2 月 25 日），二文從借款的限制用途論證英美無意援華以遏日，純粹在保障自身在華利益而已，故主張英美貸款並不足恃，而中日和平勢在必行。果然英國在 1939 年 7 月 24 日與日本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對日採取綏靖政策，並於 1940 年關閉滇

「落葉」續云：「撼撼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撼撼蕭蕭，異文作「萬木蕭蕭」，<sup>56</sup>皆狀無邊葉落聲。殆天地不仁，木葉盡落，葉落聲即是秋聲，即是天地強硬遂行其意志，要滄海變作桑田，摧盡乃止。詞情絕望無助，一籌莫展。葉已落，已化萍，卻仍擔憂如許。

接著「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回到落葉自身處境。落葉謂與落花同流歸去，如此漂流，自有餘馨。「歸去」，手稿一度作「東去」，無論歸去或東去，皆符合詞末「愁秣陵」那樣身處重慶（或越南河內）而面向南京的相對方位。殆汪精衛以為無止盡的轉戰、變相失地與後撤，皆不是辦法，故言歸返南京也。詞中，落葉並沒有說歸去後究竟能有何改變或有何補救，落葉甚麼都沒說，懸空在那；「有餘馨」三字說得斬釘截鐵，更像是自我的道德宣示，用來對抗詞裡的天地不仁，與詞之外，眾人對汪等離渝的指責。豈汪真以為「德不孤，必有鄰」？<sup>57</sup>

這闕詞之發表，離曾仲鳴之死（1939年3月21日）不到半個月。而且汪在曾死後，連續10日，在《南華日報》刊登訃聞，約莫同時，汪發表（或寄予友人）〈憶舊遊〉。汪至少曾將此詞寄給陳樹人（1884-1948）等在渝同志，自己屈為葉，而美加入者為花，<sup>58</sup>縱使委落凋謝，離渝去國，所為仍有意義，故云有餘馨。落紅為犧牲、為死亡之象徵，在當時讀者眼中，很容易理解作曾仲鳴之死。然而，汪構思此詞時，河內案尚未發生，其初衷可能用作鼓舞先後出渝諸人，汪當時曾修書給當時同志云：

---

緬公路。故汪精衛以英美借款為杯水車薪的「菊芳蘭秀」。重慶方吳稚暉諸人對此句的解讀，也與筆者同（詳下文），蓋汪、吳等彼時人，皆在向外借款求援的情境中。所引資料，依序參蘇黎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外債舉借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79-85；仲丹：〈英美借款問題〉、止愚：〈英貸款的真意與和平時機〉，《南華日報》第1張第1版，1939年2月25日；1939年3月11日；國史館：《革命文獻——對英外交：軍經援助、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41-001至002-020300-00041-032）。

<sup>56</sup> 參汪精衛著，何孟恆編：《汪精衛詩詞新編》，頁201-207。

<sup>57</sup> 〔宋〕朱熹：《論語集注》，收於〔宋〕朱熹：《四書集注》，卷2，頁15。

<sup>58</sup> 高陽《粉墨春秋》裡的某角色認為汪精衛自比為花，比他人為葉，雖云落葉詞，實詠落花也。筆者不同意，蓋護林心事用林時爽（1887-1911）：「護林殘葉忍辭枝」而並非「化作春泥更護花」；小說中腳色有意酸刺汪氏的和平運動，故賦予汪自恃甚高、貶低他人的形象，遂有自比落花、貶人為葉之詮釋，參高陽：《粉墨春秋》下冊（臺北：遠景出版社，1993年），頁969-976。

弟投身革命以來三十餘年，雖備嘗艱危，然艱危之鉅，未有如今日者。重以年過五十，精力已非昔比，而國家民族瀕於危亡，又必驅之，使不得不出於不顧一切，以負重責。諸兄為革命奮鬥，各有其深長歷史，此次以認識相同，良心所迫，相約而向此至艱至危之途進行，以為國家民族覓取生路。因此途乃至艱至危之途，故人數如此之少，若以如此之少之人數，而猶不能結成團體，以樹民主集權之基礎，則直無望矣。<sup>59</sup>

這封信與〈憶舊遊〉的寫作時間在同一時期，其中「國家民族瀕於危亡，又必驅之，使不得不出於不顧一切，以負重責」，彷彿詞裡天心搖落之際，驚飆驅之凋落、不顧一切化萍而去；又其中「認識相同，良心所迫，相約而向此至艱至危之途進行，以為國家民族覓取生路」之「良心所迫」，是所以能自許「有餘馨」者。但是，「覓取生路」則可見汪此時並未有確切的方向。

收拍「只極目煙蕪，寒蟬夜月，愁秣陵」之「秣陵」云者，乃「極目」以企望的「結果」，屬想像之辭。<sup>60</sup>其想像戰火下的南京理當如此，故以「煙蕪」、「夜月」、「秣陵」等蕭颯衰頹之景，帶出哀感情緒。

緊接在護林之落葉，與東去之青萍之後，這一句的「寒蟬」，是重要的意象。<sup>61</sup>寒蟬，寒蟬也，<sup>62</sup>以蟬為喻，義取陸雲所謂「寒蟬五德（文清廉儉信）」並其〈寒蟬賦〉：「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竚立而哀鳴」。<sup>63</sup>黃鳥云云，遜言犧牲；哀

<sup>59</sup> 轉引自曾仲鳴：〈致方君璧函〉（1939年3月3日），頁412。

<sup>60</sup> 汪此時滯留河內。汪自渝出走而首次返抵上海，應在1939年5月6日；首次返抵南京，則在1939年7月3日。參蔡德金、王升編：《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258-263。

<sup>61</sup> 落葉與蟬的關係，除了自然世界的物象之外，出典於漢武帝思念李夫人的〈落葉哀蟬曲〉，參〔東晉〕王嘉：《拾遺記》，收於黎明文化編輯部主編：《百子全書》第31冊（臺北：黎明文化，1996年），頁9488。

<sup>62</sup>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卷17，「月令第六之三」，頁467。

<sup>63</sup> 〔晉〕陸雲：〈寒蟬賦並序〉，《陸清河集》，收於〔明〕張傅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3冊（臺中：松柏出版社，1964年），頁1991，「頭上有綉，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

秋華者，憂時憂世也；哀鳴者，陳布己意之謂。然而，寒蟬又有「噤若寒蟬」的指涉，殆深秋天寒，蟬鳴轉寂，或以「遇事不敢言者」比作寒蟬。<sup>64</sup>汪「寒蟻夜月，愁秣陵」較早的版本作「啼秣陵」。蓋寒蟻愁對淪陷下的南京，究竟鳴與不鳴？手稿先言「啼」，決意發聲；後改為「愁」，躊躇而猶豫，一至深思竟夜。

從文本內、外緣因素論，此處鳴與不鳴二義兼取，方合汪詞本意。和平運動、與敵謀和，總在能說與不能說之間，在公開說與私下說之間。與這闕詞先後流布的〈舉一個例〉，其爭論點正在議和之事能否言說、能否公開討論的問題。再就文本自身脈絡而論，寒蟻之喻，與落葉之喻、漂萍之喻相似：落葉意欲護林卻選擇墜落，漂萍本應逐流卻不忍或去，寒蟻也在鳴與不鳴裡猶豫。徘徊於去留之際，躊躇於言默之間，掙扎於先死與後死，《雙照樓詩詞藁》原本奮不顧身、捲地往前的自我犧牲風格，在此臨歧猶豫，蜷局顧而不行。

### （三）末句的修改：被壓抑的汪氏風格

1939年4月以前，汪〈憶舊遊〉所發表之末句為「只極目煙蕪，寒蟻夜月，愁秣陵」，最晚在1940年12月，汪已改為「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sup>65</sup>何以做此改動？

<sup>64</sup>〔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黨錮傳·杜密》：「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參〔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000。

<sup>65</sup>汪精衛：〈憶舊遊·落葉〉，《同聲月刊》，頁116。依《今井武夫日記》與黑根祥（?-?）〈《雙照樓詩詞藁》跋〉，1940年4月27日，日本大使阿部信行（1875-1953）在南京回宴汪精衛時，今井武夫（1898-1982）得汪精衛承諾，願為《雙照樓詩詞藁釋文》（指日譯本《雙照樓詩詞藁》）作序。4月30日，今井收到未出版的《掃葉集》手稿與1930年刊行的《雙照樓詩詞藁》（即《小休集》）；5月4日，汪兆銘依黑根祥的請求，將相當於《雙照樓詩詞藁》續編的詩稿原件內容交給今井，許其交付黑根出版。該月，黑根祥由北京至南京，今井將上述資料轉交黑根；九月，日譯本《雙照樓詩詞藁》成（但終未刊行），黑根再赴寧面謝汪精衛。1941年3月，黑根祥編《雙照樓詩詞藁》在大北京社刊行，該編〈憶舊遊〉之末句，已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據此，此句之更動，最早可上推至1940年4月30日。參〔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日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尚未對外公開），筆者所據者，乃今井貞夫（1898-1982）所編〈今井武夫閱連事項表〉（未出版資料），參汪精衛著，〔日〕黑根祥編：《雙照樓詩詞藁》（北京：大北京出版社，1941年）。

史學界的研究指出，汪精衛離開重慶、逗留河內之初，汪與其支持者，並不能確認之後的方向，頗有觀望時局之勢；<sup>66</sup>1940年12月，汪等已經成立政權，並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與重慶對峙。最初的版本只在憂思，在瞻望，在哀鳴，以木葉盡落的靜態隱喻對時局的悲觀。之後的修改版「冰霜追逐，千萬程」則屬動態，一顯木葉雖已委落，仍奮不顧身、捲地往前的奔逐之勢。

本句之前有「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落葉得落花共同努力，詞情為之振起，所接「只極目煙蕪，寒蟄夜月，愁秣陵」之「只」字，又將情緒拉低，詞情頓下，此吳稚暉所謂「消極過乎其情」，亦《申報》所謂「抗戰前途黯淡，南京歸去無期」之謂。<sup>67</sup>抑汪精衛自喻寒蟄，跪敷衽於中山陵之下，「就重華而隸詞」。汪政權成立之後的修訂版，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聲言儘管天寒歲暮，為時已晚；儘管嚴霜逼侵，險阻艱難；儘管前路難測，漫漫修遠；仍將「上下而求索」，並且「來吾道夫先路」。<sup>68</sup>

本小節標題「汪氏風格」云云，指汪詩詞中自我犧牲的風格，這是汪早年就有、一以貫之的風格。唯獨1939年此刻，他不確定自己要不要犧牲，不確定犧牲能不能換到甚麼、能不能保護得了甚麼，所以他躊躇、猶豫，不知如何是好，有所顧忌，有所寶愛，難分難捨。此間遲疑，我謂之「被壓抑的汪氏風格」。

如果以後來《同聲月刊》的發表時間（1940年12月）與末句的修訂版來解釋汪詞，則葉嘉瑩往前推說「汪政權成立前後」諸事，都可以在這一時間點的文本情境與歷史脈絡裡解釋得通。進一步說，葉先生的解釋，是汪精衛與《同聲月刊》主編龍榆生，在汪政權成立後、在《中日基本關係條約》（1940年11月30日）簽訂以後，想要傳達給世人的情志或形象。

<sup>66</sup> 汪以〈艷電〉響應《近衛聲明》6日後，近衛內閣旋解散；此前此後，未見汪派軍人響應〈艷電〉號召。李志毓云：「對於河內時期汪本人和汪系和平運動的情況，我們知之甚少……汪在河內的活動完全隱密，而汪派在香港的活動，也缺乏可靠的報導和回憶資料」，這段時間的資料，相對缺少，益可知這關詞的重要性，參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234。

<sup>67</sup> 〈汪雙照兆銘新詞，吳肅齋敬恒學步並加評〉，《申報》第23434號第16版，1939年5月28日。

<sup>68</sup> 〔戰國〕屈原：〈離騷〉，收於〔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頁28、37、9。

然而，原來的版本哀戚傷悲，躊躇徘徊，自與詞體要眇宜修、幽約怨悱的本色相符；修改版的詞情已然振起，「冰霜追逐」，加入汪氏獨特的「精衛情結」、卷地奔赴，義不顧身。汪在〈正月的回憶〉提到：

曾經有人批判說：「萬一我在『唐泰烏』為重慶的暴徒所傷害，和平運動不將全歸泡影嗎？」但是，正直的講我心情，對於才脫離的重慶，立刻轉向，向打倒重慶的路上邁進，這在我的心情，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有人說，這種感傷，只是婦人女子之仁。我自己也以為，非虛心袒腹的批判自己不可，但是，在實踐自己的信念的途中，時常陷於孤獨中，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絕無所悔。脫離了重慶，在河內過的這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sup>69</sup>

〈正月的回憶〉是汪事過境遷的反省，是在決定方向與做法之後，轉過頭的自我批判。蓋 1939 年 2-3 月時，汪等只知訴求和平，成立一主張和平的團隊，未得明確的行動方向。從當時之不願立刻「向打倒重慶的路上邁進」，與事後自我批判「婦人女子之仁」有礙「和平運動」發展，可見當時並無成立政權的打算，僅欲以在野身分，「建議」中央與日就《近衛聲明》談和。

在未尚決定如何從事「和平運動」之前，汪雖屢屢試圖表心跡（落葉），倡行動（漂萍），卻在言說之際（寒蟬），猶豫徘徊，遲疑不忍，自己被自己的躊躇所壓抑的「陷於孤獨中」，結煞於「只極目煙蕪，寒蟬夜月，愁秣陵」，詞情哀戚躊躇，不知如何是好。

#### 四、唱和研究：和戰話語及其認知隱喻分析

歷來唱和活動，多附和首作的主旋律之下，就算同題競作，也是友善地附添己意；〈憶舊遊·落葉〉則不然，至今所得對〈憶舊遊·落葉〉唱和詞作，都是以攻擊原唱為主。甚至，該詞所以廣為人知、流傳眾口，大部份來自於攻擊方的「宣傳」助力。至若支持汪精衛諸家，終和平運動以

<sup>69</sup> 這段回憶原以日文寫成，幾乎同步譯為中文，文乃汪為中日文化協會編《中日文化》日文版創刊號所作，作於 1940 年，現藏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分參汪兆銘：〈正月の回想〉，《中日文化》創刊號（1941 年 3 月），頁 72-83；汪兆銘著，正禾譯：〈正月的回憶〉，頁 8-9。

至汪政權解散，未見有人追和；此現象與整闋詞的哀感與絕望有關。這也解釋了何以汪政權成立後的《同聲月刊》裡，獨獨修改了汪詞末韻三句。

筆者所見最早的唱和者是吳稚暉與江絮生。斯時也，二人皆身處抗戰陣營，吳大張旗鼓，政治正確兼黨國為之宣傳，風靡一時；江為《民族詩壇》鼓吹，率先和汪，但和詞幽約婉轉，別具深意。至若汪政權中人，直到抗戰勝利 10 年之後（1955），旅居香港的原汪政權宣傳部部長趙尊嶽（1898-1965），才在汪精衛冥誕時，下筆追和汪詞。三家和詞，都據汪氏初稿「只極目煙蕪，寒蟬夜月，愁秣陵」寫成，而非根據最後的定稿。

三家和詞，或與汪詞針鋒相對，或同情汪精衛遭遇理念，或認同和平運動，爰分析和汪詞三家，著重三家詞與汪原作在認知隱喻（Cognitive Metaphor）上的異同。<sup>70</sup>蓋對抗戰前途的認知不同，其詩詞中所創造出的認知隱喻遂有差異。據此進路，分析汪詞所以使人感發、同情同理，使人憤怒恐懼、排擠不遺餘力的標準、識見與品味所在。

### （一）置換落葉的象徵義

吳稚暉對汪精衛〈憶舊遊·落葉〉的「宣傳」，居功厥偉。自從 1939 年 4 月 5 日對汪〈憶舊遊·落葉〉的點評與唱和公開流佈後，讀者閱讀這闋汪詞，一直都在吳的視野之下。雖然，跳脫抗戰語境後，吳、汪二作高下立判，但在當時，吳作「大義昭然」、「政治正確」，引起諸家效仿。

吳稚暉三番「詮釋」〈憶舊遊·落葉〉，先是以文言點評，消遣一過；再步汪詞原韻，填作一解。吳嘻笑怒罵的風格，引得諸家模仿；<sup>71</sup>最後，吳

<sup>70</sup> 認知隱喻云云，為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學者雷可夫（George Lakoff, 1941-）所提出，他認為人類的日常語言有其隱喻結構，隱喻結構不但是人類賴以認知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人與人、族群與族群、文化與文化之間相互交流、感受與溝通的方式。語言中的隱喻結構，可以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此前忽略的某些面向；然而使用隱喻，因突出了某部分的認知，也會同時削弱／隱蔽了某部分的認知。為此，他舉例二例：Love is a collaborative work of art 與 Love is war，兩語所隱喻的 Love，就各自忽略／隱蔽 Love 過程中的「鬥爭」與「協力」的認知。所以，認知語言學主張，當一個新的隱喻被創造出來時，可以使人們對事物有新的瞭解，產生新的意義，同時，也會失落／隱蔽了另一個意義。而世界觀的成形與改變，就是隨著認知模式和思想觀點的不同，造成瞭解之差異。參〔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歲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6 年），頁 96，復可參蘇以文：《隱喻與認知》（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

<sup>71</sup> 當時和韻汪詞，已為抗戰方期刊的某種風尚。馬華僑民甚至以粵謳和詞，消遣〈憶舊遊〉，參高嘉謙：〈赤道線上的風土：論新馬華人的粵謳與竹枝詞〉，收於張曉威、張錦忠主編



更以白話文，重新翻譯汪詞，意在使習慣文言的知識階層與只通白話的普羅大眾，都能不被汪詞所「誤導」。<sup>72</sup>就此而論，吳稚暉等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承認汪詞的動人之處與感染力，否則何必如此大張旗鼓，評詞、和詞，復解詞。

吳稚暉文言與白話兩次註解，都是在汪精衛〈舉一個例〉發表之後，火力全開。吳把汪詞「歎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之「東流」二字，強釋作「歸附日本」，故先曰：「但使不付『東流』，則阿比西尼王能賣火柴，一息尚存，何必楚囚相對，漂零同訴」，<sup>73</sup>復說「恐怕『付與東流』下面又說『落紅東去』，都是暗指日本」。<sup>74</sup>阿比西尼王，衣索比亞王國之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 1892-1975），指汪不如衣國國王，能在國家滅亡後，還堅持宣傳侵略者義大利的暴行。

又評「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三句云「恰似借吻『付東流』，使言，『天子不取』有辭於國際之間，但作者曾戴少年之頭欲引刀成快，以回天心矣，不可健忘也」，<sup>75</sup>吳稚暉認為，汪以「天心搖落」、「付東流」等命定敗亡的象徵形容中國，遂使日本能執「天子不取，反受其咎」為辭，加深侵略中國。這是和戰兩派在認知隱喻中的主要分歧：在主戰派的認知隱喻中，有一明顯的「侵略者的形象」，如「付『東』流」云云，意在激發讀者對抗強暴的本能，這是主戰派認知隱喻所以能廉頑立懦者；主和派的認知隱喻裡，「侵略者的形象」則褪色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時局不利、天命如是，作出一遍淒絕委屈、婉轉悱惻的絕望氛圍，這是主和派所以能

---

《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與星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18年），頁1-18。

<sup>72</sup> 吳稚暉〈汪精衛新詞白話注解〉文前有「編者按語」，曰：「認汪作為亡國之音，其他則有認為係悲歎國事者，又有人認為忠愛之氣，流露言表者，更有人視為尋常唱和之作者，觀感各有不同。茲接到吳稚暉先生寄來汪詞白話注解，對汪詞原文，逐句用白話詳解，淺顯明瞭，可使婦孺都解。而汪氏真意所在，自可了然矣。極為披露如左」，吳稚暉：〈汪精衛新詞白話注解〉，《大俠魂週刊》第8卷第9期（1939年5月），頁8。

<sup>73</sup> 吳稚暉：〈汪逆賣國付「東流」，吳老填詞掃「落葉」〉，頁158，又見於〈汪雙照兆銘新詞，吳肅齋敬恆學步並加評〉，《申報》第23434號第16版，1939年5月28日。

<sup>74</sup> 吳的白話註解，基本上是他文言點評的白話文版本。以下解釋用文言版本為主，參吳稚暉：〈汪精衛雙照樓新詞〈憶舊遊「落葉」〉白話注解〉、〈學汪雙照兆銘新詞——〈憶舊遊（落葉）〉〉，收於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國是與黨務》第9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頁1055-1058，頁8-9。

<sup>75</sup> 吳稚暉：〈汪逆賣國付「東流」，吳老填詞掃「落葉」〉，頁158。

搖動人心的勝處。吳稚暉亦知對手的勝處所在，故對汪詞「只極目煙蕪，寒蟄夜月，愁秣陵」的結煞批評道：

此是違卻邏輯，美其詞令，危言以聳聽。作者一生術擅催眠，惑人自惑，故人方以其為姬文周旦，索鳳凰於九天，乃常喜自依藩籬，竟甘心與蜀衍煜煜（按：李煜），把臂詞林，真可痛惜。不然，與作者同稱一代詞人亦能傳其鈐山堂之集，所謂梁逆眾異也者，猶能電相慰曰：「吾主正建『新秩序』，但使落葉落紅，相伴『東去』，秣陵金粉，將勝六朝，寒蟄方飲露芳草，寧肯在夜月中尋覓不可多得之烟蕪耶！」<sup>76</sup>

以「只極目煙蕪，寒蟄夜月，愁秣陵」為淒清不祥的亡國意象。故吳謂國人方以「姬文周旦」期諸汪精衛，乃汪氏一味「美其詞令，危言聳聽」，居然寫出王衍、李煜等亡國之君的詩詞。「不然，與作者同稱一代詞人……」以下諸句，有點拗口，大意是舉梁鴻志（1883-1946）為例，說梁尚且能那麼有「志氣」的「建立新政權」，同樣都是「漢奸」，怎麼你汪精衛專作落花落葉之態、徒效李煜（937-978）、王衍（901-926）的亡國之哭呢？

吳稚暉以挑釁嘲弄的語氣，催促汪精衛盡快掀開自己「成立偽政權」的底牌，向「日本主子」宣誓效忠。從吳之挑釁與吳之意欲激怒汪的修辭策略作反向思考，汪詞中躊躇猶豫的情調、天心搖落的隱喻，正是吳稚暉等抗戰一方無法攻破的天蠶網。蓋汪詞中的弱態，似柔而實韌，使彼鼓足氣力的謾罵與嘲諷，如入泥牛之海。只有以挑釁的姿態，促使汪精衛放棄的落花落葉之委曲情態，像梁鴻志一樣讚頌新秩序，才能得到一明顯結實的箭靶。其次，吳稚暉把兩種認知隱喻作混。這是因為「主和派」與「建立新政權」的認知隱喻，截然不同；「建立新政權」須有一個奮進的目的，以昂揚的情緒，期待未來；甚至也如主戰派一樣，有一預設敵人。<sup>77</sup>在這一點上，「建立新政權」與「主戰派」的認知隱喻相近——對未來的希望與奮進的目標。「主和派」則否，悠悠悵悵，傷心絕望，無力回天卻又不忍或去

<sup>76</sup> 吳稚暉：〈汪逆賣國付「東流」，吳老填詞掃「落葉」〉，頁158。

<sup>77</sup> 汪政權成立之後，從汪諸人詩詞認知隱喻裡的「敵人」，與是時日本漢詩人的隱喻相同，概指「英美」。

的情緒，為其主要的認知隱喻，這惹得曾經或正身陷戰火、離家萬里、神魂皆散、身心俱疲者的同情共感。

或許吳稚暉還不能明白，當主和派的認知隱喻走向「新秩序」、走向「秣陵金粉，將勝六朝」的「新氣象」時，主和派所以能得到讀者的同情共感者，也將瞬間轉為嫌惡。汪精衛收拍於「極目煙蕪，寒蟄夜月」，其絕望與哀感，正是所以動搖人心者。

吳稚暉在評驚汪詞之後，步汪韻，亦填一闋，詞云：

落葉春華日，早綴枝頭，吸露高清。恨少貞堅質，受嚴霜小逼，墮作漂萍。當記背寒追煖，反覆太粉〔紛〕經。忍喬木豐杯（林），根殘枝禿，催向凋零。

天心。好荊棘，拚菊摧蘭折，滅絕猶榮。暴雨飄風後，看豺狼末日，終息唬聲。知否八公山上，草木亦竄馨。待掃葉入溷，斬荊投海，下金陵。<sup>78</sup>

高嘉謙已指出，汪、吳兩詞之別，他分析道：

汪的原作帶有滄桑情調，以落葉破題，經營蕭瑟景象，寄寓抗戰前途黯淡，而個人毅然投身和平運動，招引的誤解詆毀，只能託付落紅流水，希望自己的情操與胸懷，可以留下餘馨。不過，這番陳述，顯然未獲過往的同志的善意解讀。吳稚暉的點評與唱和，刻意置換其中的關鍵意象，指出「恨少貞堅質，受嚴霜小逼，墮作飄萍」。因此原本落葉的無奈，成了自甘墮落的象徵。<sup>79</sup>

所謂「刻意置換其中的關鍵意象」，可以說是以吳稚暉為首，一系列和詞的主要進路。高以章節安排故，尚未言及所「刻意置換其中的關鍵意象」云何，筆者不揣淺陋，續為表諸，計得三點：

一是以「春秋代序」置換「危急存亡」。汪詞中，此為木葉盡落、樹根淹浸的危急存亡之秋。吳詞中，「落葉」乃是自然而然的春秋代序，甚至是

<sup>78</sup> 吳稚暉：〈汪逆賣國付「東流」，吳老填詞掃「落葉」〉，頁 158，又見於〈汪雙照兆銘新詞，吳肅齋敬恒學步並加評〉，《申報》第 23434 號第 16 版，1939 年 5 月 28 日；吳稚暉：〈汪精衛雙照樓新詞〈憶舊遊「落葉」〉白話注解〉白話注解〉、〈學汪雙照兆銘新詞——〈憶舊遊（落葉）〉〉，頁 1055-1058。

<sup>79</sup> 高嘉謙：〈赤道線上的風土：論新馬華人的粵謳與竹枝詞〉，頁 13。

該片樹葉不知時節，當春華之日，「擅自」委落；是不能堅忍到底的「懦弱」而逃。

二是以「落葉獨落」置換「木葉盡落」：吳詞中，只有落葉一人自甘墮落，其他木葉花果俱在，堅持不懈，如肥水之戰，草木皆能作兵形（詞句「知否八公山上，草木亦窸窣」）。

三是定義落葉所以凋落的原因。汪詞裡，落葉雖落，卻能變作漂萍、寒蠶，奮勇歸／東去。落葉委落自去，有其明確目的與意志。換言之，不只樹葉能護林，落葉也能護林，方法有貳而本質精神仍一也。但在吳詞中，「落葉」為「墮溷」、為「輕薄桃花逐水流」，<sup>80</sup>乃不自愛惜也。

吳稚暉轉載於《大俠魂》的〈汪精衛新詞白話注解〉前有「編者按」，云：

自汪精衛氏落葉新詞發表於香港某報，中委吳稚暉先生為之加評步韻後，各報紙刊物均紛紛轉載。本刊前期已經披露，認汪作為亡國之音，其他則有認為係悲歎國事者，又有人認為忠愛之氣，流露言表者，更有人視為尋常唱和之作者，觀感各有不同。茲接到吳稚暉先生寄來汪詞白話註解，對汪詞原文，逐句用白話詳解，淺顯明瞭，可使婦孺都解。而汪氏真意所在，自可了然矣。<sup>81</sup>

由此可見，就算吳稚暉和作「刻意置換其中的關鍵意象」，卻無法減損汪作「悲歎國事」、「忠愛之氣，流露言表」對讀者的感染力，吳稚暉豈能不明白，遂更以白話註解，加力排擊。值得思考的是，汪作本為詠物詞，有無指涉、如何寄託，「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sup>82</sup>為什麼吳稚暉與《大俠魂》的編者，對大眾「觀感各有不同」，如此在乎？抗戰陣營無論在文言點評，或是白話翻譯，都企圖主導汪詞的詮釋權，將解釋定於一尊。從這一側面，可知汪詞中「主和的認知隱喻」對抗戰信念的解消力度。

從這個角度看，吳稚暉之後的一系列「和汪詞」，皆亟欲將汪詞定位。如查猛濟（1902-1966）〈憶舊遊·讀吳稚暉和汪精衛落葉詞有感次韻戲

<sup>80</sup> 〔唐〕杜甫：〈絕句漫興九首〉其五，收於〔清〕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8，頁356。

<sup>81</sup> 吳稚暉：〈汪精衛新詞白話注解〉，頁8。

<sup>82</sup> 〔清〕譚獻：〈復堂詞序〉，《復堂類集》，收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0。

填〉、<sup>83</sup>王維積(·?)〈落葉(調寄〈憶舊遊〉步汪精衛原韻)〉、<sup>84</sup>勞同智(·?) (諧音「老同志」)、<sup>85</sup>李焰生(·?)〈憶舊游〉、<sup>86</sup>皆是同義。最有吳稚暉情調的是曾今可(1901-1971)〈憶舊遊(步汪精衛「落葉」韻)〉,他於詞前小序言:「汪精衛四月間曾作落葉詞,自河內郵寄國內各處,詞中隱示抗戰前途黯淡,南京歸去無期。吳稚老除將汪之原詞痛加評斥外,並依韻和之,句多激昂慷慨;此老松柏之操,殊堪欽崇。汪精衛倒行逆施,近來愈趨下流,因亦步原韻,聊志感想。曩年在滬,曾與柳亞子、張鳳、郁達夫……等多人發起『詞的解放』運動,並由《新時代》月刊出版專號」,詞曰:

謬說終何用,婢顏奴顏,已被看清。南北空奔走,如燈前暗影,水面浮萍。本是投機分子,「左」「右」幾曾經。笑反覆無常,遊魂「落葉」,祇合「飄零」! 君心竟先死,作國民公敵,以辱為榮! 抗戰須持久,不中途妥協,異口同聲;勝利行將屬我,萬古有餘馨。看敵寇全殲,凱歌高唱,返金陵。<sup>87</sup>

前已論,若主和派放棄哀怨淒清的亡國象徵,改為盛讚新朝氣象,將使彼等不再政治正確,也難以引起同情。相對來看,若主戰派自以為勝利,對敵人所帶來的重重壓力視而不見,但憑叫囂、逞氣,詞體原應迴環往復之氣韻、頓挫百折之堅韌,遂因以蕩然無存。

## (二) 勸止汪等的在渝同僚

江絮生為安徽人,學詞於朱祖謀,<sup>88</sup>與龍榆生論交汪精衛的關係相似,皆以作為朱祖謀的詞學弟子,遂能與晚清廣東學政朱祖謀的典試弟子汪精

<sup>83</sup> 查猛濟:〈憶舊遊·讀吳稚暉和汪精衛落葉詞有感次韻戲填〉,《勝利》第27期(1939年5月),頁3。

<sup>84</sup> 王維積:〈落葉(調寄〈憶舊遊〉步汪精衛原韻)〉,《大路周刊》第35、36期合刊(1939年7月),頁20。

<sup>85</sup> 勞同智:〈落葉(憶舊遊)步填海原均〉,《新軍》第1卷第2期(1939年8月),頁7,又見於勞同智:〈憶舊遊·落葉次填海均〉,《經世》戰時特刊第47-48合刊(1939年9月),頁42。

<sup>86</sup> 李焰生:〈憶舊游〉,《逸史》第10期(1940年9月),頁14-15。

<sup>87</sup> 曾今可:〈憶舊遊(步汪精衛「落葉」韻)〉,《大路周刊》第35、36期合刊(1939年7月),頁20。

<sup>88</sup> 江絮生中年以後來臺,有《瀛邊片羽》傳世。參林佳蓉:〈詞史光華的再現——論渡海詞

衛，攀聯同門之誼。此時江絮生為于右任（1879-1964）《民族詩壇》鼓吹，卻在第一時間應和汪詞，豈與吳稚暉意相近，著意嘲諷？

江絮生〈憶舊遊·落葉次友人均〉比吳稚暉早幾日發表，惟與吳作大張旗鼓的聲討迥異，不但音量微弱，且有意隱藏和韻的對象。這闕詞於1939年3月25日發表於《中山半月刊》，小題「落葉次友人均」。尋其韻腳，味彼詞意，「次友人均」者，即次〈憶舊遊·落葉〉也。江絮生是第一批收到〈憶舊遊〉詞稿的在渝同志。詞曰：

向悄無人處，簌簌驚秋，笛苦霜清。鎮惜流紅去，漸蒼山合影，暗壓波萍。蕭蕭曠隨鴻陣，風露嘆初經。待淑景催回，芳陰齊換，不恨先零。    心心。自相照，甚其雨朝陽，輕變枯榮。怨極寒如許，奈簾垂閣掩，推出閒聲。新題更憑溝水，祝付掌中馨。好飛近江南，迎春暖酒，歌望陵。<sup>89</sup>

起句「向悄無人處，簌簌驚秋，笛苦霜清」，落葉簌簌，清秋霜白，在「詠落葉」的脈絡裡；江氏所以附增己意者，唯「向悄無人處」與「笛苦」二處。笛苦，用向秀（約227-272）經山陽舊廬，聞鄰人吹笛，感音而作〈思舊賦〉故事。知落葉驚秋、汪等攜家帶眷離渝之際，江絮生對人去樓空的「悄無人處」，思念舊友也，這也是詞題小序的「次友人韻」之旨。江詞不似吳作大張旗鼓，而是「向悄無人處」，勸止汪精衛也。

「鎮惜流紅去，漸蒼山合影，暗壓波萍」，汪自比落葉，呼喚同志攜手而去，故云：「伴得落紅歸去」；江絮生心知其意，更兼和詞之際，曾仲鳴新逝，故謂「鎮惜流紅去」，「鎮」，長也，儘也，<sup>90</sup>意味痛惜汪之竟去，與曾之長逝。「漸蒼山合影，暗壓波萍」，「合影」，陰影重疊之謂；<sup>91</sup>「漸蒼山合影」，指蒼山之陰影，在流紅自去與日光推移之間，覆蓋了「化作飄萍」

人江絮生（1903-1983）《瀛邊片羽》的書寫意義》，《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2期（2017年6月），頁359-414。

<sup>89</sup> 江絮生：〈憶舊遊·落葉次友人均〉，頁27。

<sup>90</sup>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3年），頁145-146。

<sup>91</sup> [梁]簡文帝（549-551在位）：〈餞廬陵內史王脩應令〉：「疏槐未合影，仄日暫流光」，收於〔宋〕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明隆慶元年胡維新、戚繼光刻本，1567年），卷179，葉1，參見<http://140.112.114.78>，瀏覽日期：2021年11月14日。

的落葉（呼應汪詞「奈驚颿不管，催化青萍」）。高山陰影在日光移動的角度下「『暗壓』波萍」，形象化地隱晦地暗示汪等的處境。

「蕭蕭賸隨鴻陣，風露嘆初經」，「蕭蕭」，切木葉落聲；「鴻陣」，鴻雁飛行成隊，有鳴聲，<sup>92</sup>「蕭蕭賸隨鴻陣」側寫落葉聲、鴻鳴聲，而暗示汪等出走；「風露嘆初經」，委婉描寫汪等初經風露，如鴻雁哀鳴無已，同情汪等零落棲遲於國外，遭開除黨籍，而曾仲鳴以河內刺汪案去世。

也因從葉落聲帶出鴻雁聲，從鴻雁而想到南飛度冬，故次句「待淑景催回」，春暖花開之淑景，鴻雁自當北返。如此隱喻，殆以汪等出走乃候鳥度冬（亦切汪離渝的季節），終將北返，相見有期也。整句「待淑景催回，芳陰齊換，不恨先零」。汪詞原作「有出水根寒，挈空枝老，同訴飄零」，出水句和挈空句對偶，江詞次韻亦以淑景和芳陰對偶的唱和成規，傳達了落葉不必滿懷悵悵，來年仍會綠葉滿枝，可以期望的勉勵。<sup>93</sup>

換片「心心。自相照，甚其雨朝陽，輕變枯榮。怨極寒如許，奈簾垂閣掩，推出閒聲」。甚者，何也，<sup>94</sup>句謂：本是心心相照，卻奈何「其雨朝陽，輕變枯榮」，又奈何「簾垂閣掩，推出閒聲」；前指汪等，後指重慶政府。「其雨朝陽」，用《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田間詩學》注云：「凡人之憂思，雨中為甚。日出則意以少舒，至憂思之久，轉覺於雨相安，而日出非所宜矣」，<sup>95</sup>何以久雨不止而忽有朝陽，又何以因一時朝陽而「輕變枯榮」，意味樹葉以雨以晴而落，暗指汪等受《近衛聲明》之誘惑而出走，<sup>96</sup>竟忘卻我等曾心心相照之摯意。

「怨極寒如許，奈簾垂閣掩，推出閒聲」，閒聲亦作「間聲」，謂樂聲中摻雜著變聲。<sup>97</sup>「極寒如許」指抗戰情勢危迫；「奈簾垂閣掩」，恨天聽不

<sup>92</sup> 如〔宋〕姜夔（1155-1209）：〈湘月〉：「誰解喚起湘靈，煙鬟霧鬢，理哀絃鴻陣」，夏承燾校箋：《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9。

<sup>93</sup> 此處詮解，經評審專家糾謬與指正。

<sup>94</sup> 〔宋〕辛棄疾（1140-1207）：〈八聲甘州·故將軍引罷夜歸來〉：「漢開邊、功名萬里，甚當時、健者也曾閑。」參鄭騫校注，林玫儀整理：《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上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頁154。

<sup>95</sup> 〔明〕錢澄之著，朱一清點校：《田間詩學》（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頁156-157。

<sup>96</sup> 故下一句「怨極寒如許」，再用〔晉〕阮籍：〈詠懷〉：「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收於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15-317。

<sup>97</sup> 〔晉〕嵇康：〈琴賦〉：「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收於張亞新：《嵇康集詳校詳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269。

達，重慶中央對於此際危迫形勢，默不作聲，遂導致汪等人不得不以「出走」來表達意見，來透露「葉落簌簌」的異聲。從「心心自相照」到「推出閒聲」，指汪等未能仔細觀察，耐心等待，貿然「輕變枯榮」；也責備重慶政府「簾垂閣掩」，一人專政，與汪精衛〈舉一個例〉所批判者同。

「新題更憑溝水，祝付掌中馨」，「新題」，江氏自指此詞；「祝付」，囑咐也；兩句用紅葉宮溝故事，以此情此意，將如落葉能憑宮溝，傳之於外，傳之於汪精衛「掌中馨」也。末云：「好飛近江南，迎春暖酒，歌望陵」，呈現大地春回，鴻雁來歸之景色，此亦促汪回頭、與我黨團圓也。

類似的同情、寬慰、勸止而非嘲弄辱罵的詞例，尚有朱守一（?-?）〈憶舊游·落葉和阿植〉：「蘭成。縱羈繫，恥似水繁華，如泡敷榮」，<sup>98</sup>以庾信故事，喻汪等為日本「綁架」。並鼓勵汪等不受誘惑，哀江南而恥事敵。又如阿植〈憶舊游·步韻和落葉詞並東守一同作〉云：「縱此際辭枝，明年擁翠，未算凋零」，<sup>99</sup>有意喚回汪精衛等人。故詞其略去謾罵，而給予同情的理解。諸作詞情多追步汪作，謹守纏綿悱惻之感。只諸詞都指出一有希望、可期待的未來，與汪詞的認知隱喻不同。

### （三）轉綠敷榮的奢望：汪政權遺民趙尊嶽

趙尊嶽，字叔雍，號珍重閣，學詞於況周頤（1859-1926），有《珍重閣詞》、《高梧軒詩》、《金荃玉屑》詞話、編有《明詞彙刊》，乃近代著名詞人暨詞學家。少時以乃父趙鳳昌（1856-1938）故，結識汪精衛。至於趙尊嶽對和平運動的態度，證諸〈馥炎先生感舊記〉：

民國二十七年（1938）秋，蓋距中日事變後已兩載，國家有沉陸之憂。鯁生乏繼之術。尤知抗戰無止境，獨夫無悔心。則與二三知好，別謀所以轉危為安者，冀趨於平等議和之局，以存國祚，以紓民困，□鴟以求，故知其未易倖成也。時則萬籟喧囂，群情如沸，積非成是，看碧為朱，同人遂以為欲定新猷，當先自僭移民志始。因有定期刊物之□議。事逾四月，部署粗竣，同志十餘輩，決出周刊，顏曰「心聲」。發刊之期，直至翌年一月上旬

<sup>98</sup> 朱守一：〈憶舊游·落葉和阿植〉，《民族詩壇》第4卷第2輯（1940年7月），頁70-71。  
朱守一，號梅遲，邵瑞彭（次公，1887-1937）詞學弟子，邵瑞彭學詞於朱祖謀。

<sup>99</sup> 阿植：〈憶舊游·步韻和落葉詞並東守一同作〉，《民族詩壇》第4卷第2輯（1940年7月），頁72。



(1939)，聞汪先生已於歲暮赴河內，〈艷電〉傳播，如震蟄雷，  
同人尤欣然於此志之不孤，成功之可企矣。<sup>100</sup>

可見趙尊嶽之有志於「平等議和之局，以存國祚」，更在汪精衛之前，故自汪抵上海後，趙即為汪精衛奔走，試圖聯絡並整合當時各地的臨時政府，以併入汪政權下。政權成立後，趙任上海市府秘書長、汪政權宣傳部部長。1945年以漢奸罪下獄3年，後以特赦，流寓香江。作為汪政權從頭到尾的參與者，趙尊嶽和詞，與吳稚暉、江絮生截然不同。

趙尊嶽〈憶舊遊〉題下小字「乙未三月初五日（1955年3月28日）雙照樓生日追和落葉原韻」，所記汪精衛生日有誤。考汪精衛生日為清光緒9年3月28日，即1883年5月4日。趙或混淆了陰曆與陽曆的記憶。斯時也，距離汪精衛過世已有10年，與趙尊嶽同在汪政權服務的老友張叔儔來港，<sup>101</sup>日夕唱酬，追懷當年南京舊事。<sup>102</sup>趙尊嶽因此寫下這闕詞，小標「追和落葉原韻」云云，即和汪精衛〈憶舊遊·落葉〉。詞曰：

乍斷崖霜綴，簪井苔稀，一片秋清。無限消魂處，數飄黃遞翠，都伴流萍。作弄好春如許，綺陌夢曾經。忍罨畫樓頭，凌波花外，輕見凋零。丹心。奈風雨，儘歲寒猶待，轉綠敷榮。盼到斜陽晚，尚香溝廢塹，消領笳聲。擲盡韶光千萬，誰與薦泉馨。漸野史亭荒，空餘醉尉，呵灞陵。<sup>103</sup>

趙尊嶽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當已看清汪氏〈憶舊遊〉乃是和平運動發軔時所作。汪作是詞，並不知道和運走向與抗戰成敗；趙步汪韻之際，雖只隔短短15年，但時移世換，中華民國或日本，誰都沒有勝利。汪詞要面對的是未來的茫然與挑戰，趙詞則以倖存者、當事人的角度，迴護、疼惜汪精衛犧牲身名的和平運動。汪詞面對未來，憂心忡忡，躊躇徘徊，卻不得不

<sup>100</sup> 趙尊嶽：〈馥炎先生感舊記〉，《中報》第2張第6版，1940年10月27日，有《汪馥炎先生殉難週年紀念刊》，計有趙尊嶽、丁默村、傅式說、錢慰宗、狄侃、李祖虞的紀念文章，汪兆銘、林柏生題字。

<sup>101</sup> 張成桂（1897-1962，字叔儔），廣東人，與汪精衛、胡漢民（1879-1936）為廣州鄉試之同學，在南洋奔走革命，後在國民政府任職。曾協助陳群校勘《雙照樓詩詞彙》，四九後在港，參與堅社，參任援道：《鸚鵡憶舊詞》（香港：天文臺報社，1990年），頁70-72。

<sup>102</sup> 趙尊嶽：《南雲詞手稿》（香港開平關志雄君風先生藏稿本），無頁碼，推估約鈔於1950-60年代。

<sup>103</sup> 同上註。

挺身以進；趙詞面對故友及其理念，痛惜其犧牲，欲為其翻案。執著地等待時機，企盼沉冤得雪。

趙詞先以「斷崖霜綴，簪井苔稀」一組對句起興，前句切時節，後句以井枯無水，水氣既無，苔衣遂稀，皆蕭瑟荒涼與廢棄之意象。換個角度想，在井水未枯以前，井欄邊水氣豐沛，一遍綠苔，生意盎然。斷崖於經霜之前，至少枝葉扶疏，蔥蘢綠綴，而非此時所睹之木葉盡落、崖石裸露，寥寥霜綴。所以，領頭「乍」字表驚愕，作者以忽驚霜綴、簪井、稀苔，訝時序推移，觸目所及，一遍秋清。但所以突感驚愕，非由時移世換、滄海桑田變化如此迅速，乃在於作者對曾經的美景「罨畫樓」、「淩波花」，過於耽溺、徘徊，不忍或去也（「無限消魂處」、「綺陌夢曾經」）。

以乍字起筆，引出過往美好的執著與記憶，於焉鋪陳以下諸句：「無限消魂處，數飄黃遞翠，都伴流萍」，葉落豈堪「細數」，殆表現其珍重、在乎之情；只是愈珍重、愈在乎，只愈換來銷魂痛苦而已。霜崖、枯井、落葉、流萍，在他人眼中只是尋常故事，在關心者眼中卻無限傷懷，何堪更數落葉，何堪更隨浮萍。「作弄好春如許，綺陌夢曾經」，將回憶溯至春日，溯至枝葉扶疏、欣欣向榮之際，故云綺陌香徑夢曾經。

「忍罨畫樓頭，淩波花外，輕見凋零」，「忍」者，豈忍；回到凋零之際的描寫，蓋珍重保愛若此，豈忍在「罨畫樓、淩波花」等佳地美景前，目睹凋零若此。前也斤斤細數、計較於「飄黃遞翠」；此處不願當日美景之凋零。不忍見其凋零，與夫凋零之際的孜孜細數，兩種相反作為，共作出一股珍重保愛的情感。

上片迴環反復，透過回想與追憶葉之繁盛飄落。下片則轉向木葉盡落後，企盼重萌新芽的等待過程。「等待」在以陰柔為特色的詞體中，是一關鍵的、具有驅動詞情動能的情感。這是等待「汪精衛心事大白於天下」的過程，所謂「丹心。奈風雨，儘歲寒猶待，轉綠敷榮」之「轉綠敷榮」，與龍榆生獄中詞「滄桑一霎渾閒事，忍伶俜、看轉春榮」寄意相同，<sup>104</sup>藉由可以預期的季節變換，寄望於終將洗刷冤屈、挽回名譽。

<sup>104</sup> 龍榆生：〈高陽臺·丙戌初冬賦呈冰姐〉，《忍寒詩詞歌詞集》，收於張暉編：《龍榆生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57，又龍榆生《〈雙照樓詩詞葉陳璧君獄中抄本〉跋》有「竊意先生之心，終將大白於天下，而讀先生詩詞者，亦必各有興觀

只是，「盼到斜陽晚，尚香溝廢塹，消領笳聲」，前云歲寒，此述日暮，其久佇相待、歷盡風霜險阻如此。「香溝廢塹」反用紅葉宮溝典故，非但長佇久盼無望，就連委曲地紅葉傳情、宮溝達意，亦不可得，只配得一遍笳聲而已。<sup>105</sup>「笳聲」，代喻塞外、異國，尊嶽用以雙關汪精衛客死東瀛與自己流落香江。「盼到斜陽晚」與「獨立小橋風滿袖」作意同，反襯其長盼久待中，對時間的不在意，與對所關心對象的在乎。一癡心與絕望纏絆互生的過程。

「擲盡韶光千萬，誰與薦泉馨」，花卻許多時光，企盼能夠轉綠敷榮，奈何日暮淒涼，甚至無有杯水之奠。此哀落葉無主，汪墓炸毀，汪等心事更難大白於天下。最後「漸野史亭荒，空餘醉尉，呵灞陵」，野史亭，金遺民元好問（1190-1257）構亭於家，欲修金史，號「野史亭」；尊嶽用遺山「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意，<sup>106</sup>指非但無人為汪政權一段故事存史，當年汪政權中人此刻淪落，重為胥吏看輕與欺侮。<sup>107</sup>

這闕詞中，趙尊嶽將汪精衛暨其從事「和平運動」的心事，比為「落葉」，對落葉之飄謝，念茲在茲，追憶其榮盛春華之時、守護其飄黃遞翠之際、企盼其重萌枝芽、自白心曲而不可得，徒為受盡種種風雨、日暮、淒笳、醉尉之侵凌。趙尊嶽曾說：「詠物之作，首貴對所賦之物，無限珍秘，無限愛惜，而所以抒此珍秘愛惜之情者，或明說，說暗說」，<sup>108</sup>此珍重保愛之情，這是趙尊嶽於汪精衛過世 10 年後，為壽汪、悼汪、和汪所填之詞。

---

也」，汪精衛著，陳璧君抄：《雙照樓詩詞彙陳璧君獄中抄本》（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藏陳璧君抄贈端木愷本影印本，1946年），無頁碼。

<sup>105</sup> 消領二字，帶出無限淒涼。消，值、配之義；以歷經風霜，長佇久候，委曲陳情而僅配得一片笳聲也。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頁 208-209。

<sup>106</sup> 〔元〕脫脫：《金史·元好問傳》：「（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參〔元〕脫脫：《金史》第 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26，頁 2742-2743。

<sup>107</sup> 〔漢〕司馬遷：《史記·李將軍傳》：「（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此處趙尊嶽因「野史亭」荒，置換作「霸陵亭」也。參〔西漢〕司馬遷：《史記》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109，頁 2871。

<sup>108</sup> 趙尊嶽：《珍重閣詞話》，《趙尊嶽集》第 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年），卷 4，頁 1036。

趙尊嶽所以追懷汪政權，不只是老友張叔儔訪港這樣的私人交誼使然，更與是時香港南來文人群集體回憶神州舊事的風氣有關。蓋 1953 年秋日起，汪政權前蘇浙皖三省綏靖軍總司令任援道（友安，1890-1980）在香港《天文臺報》連載《鷓鴣憶舊詞》，說述民國舊事，頗及汪精衛生前事；並邀得汪政權舊人林汝珩（1907-1959）、廖恩燾（1864-1954）唱和，企圖重為和平運動定義。1957 年《春秋雜誌》社成立，趙尊嶽好友金雄白（1904-1985）開始連載汪政權相關回憶，金自稱撰寫期間，與趙無日不會面，不時談及當時舊事，<sup>109</sup>最後作成《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影響兩岸三地，甚至日本。中外學界咸許為汪政權重要史料。至此，霜崖智井、香溝廢塹，終於引起一陣波瀾；汪等丹心，似在某種程度上「轉綠敷榮」矣。

## 五、結論

〈憶舊遊〉之前，汪已有〈艷電〉（1938 年 12 月 28 日）與〈答問〉（1939 年 1 月 30 日）發表，分析國內外局勢，討論和議是非；之後，更有〈舉一個例〉（1939 年 4 月 1 日），雖振振有詞，未免稍嫌官腔。但約莫與上述三份文本同時披露的〈憶舊遊·落葉〉，是汪離渝後，選擇詠物詞傳統，首次進行「政治抒情」。<sup>110</sup>學界對於汪精衛滯留河內期間的行跡與謀畫，資料尤少，〈憶舊遊·落葉〉為考知汪此時間段心境與謀畫的重要文獻。

當時，汪痛感國土淪胥，犧牲無已時，遂以公開電文，呼籲中央與國人「承認戰敗」。<sup>111</sup>然而，在民族國家情境裡、在抗戰氛圍與主戰認知隱喻底下，表達「承認戰敗」此一「國人皆曰可殺」的政治訴求，較諸以往一家一姓、改朝換代的時候，多麼不容易，「承認戰敗」等於承認了中華民族此一「想像的共同體」建構失敗。想來對革命元老汪精衛而言，更是困難的。這也是汪精衛在〈艷電〉、〈答問〉與〈舉一個例〉發表後未得預期響

<sup>109</sup>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上冊，頁 98，考金雄白於 1954 年任陳孝威《天文臺報》主筆，1957 年與姚立夫創辦《春秋》雜誌，該年 8 月，始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趙尊嶽於 1949 年抵港，1958 年年初赴新加坡任職。金雄白所謂「我在撰寫本書時，與叔雍幾朝夕相見，不時閒談當年舊事」，應指自 1954-1958 年之事。

<sup>110</sup> 高嘉謙論梁汪政權文人詩詞，曰：「政治抒情」，參高嘉謙：〈風雅·詩教·政治抒情：論汪政權、龍榆生與《同聲月刊》〉，《中山人文學報》第 38 期（2015 年 1 月），頁 61-88。

<sup>111</sup> 汪精衛〈答問〉批評國民政府「雖戰敗而不認敗，縱可和亦不和」，汪精衛：〈答問〉（1939 年 1 月 30 日），收於汪精衛著，何重嘉主編：《汪精衛政治論述新編》（臺北：時報文化，2019 年），頁 246。

應所感到的痛苦。或因此，汪不自覺地，轉假詞體，詠物託懷；同時封寄舊友，尋求革命同志的唱和與肯認。精誠所至，汪在無意間與揉合詞之為體的本色，創造出一主和的認知隱喻典範，足堪動搖人心；也無奈地因傳播工具與現代性裡的複製技術，成為和戰雙方攻防的要地。爰從「傳播型態」、「主和的認知隱喻」與「詞體特質」三點作結。

先說「傳播型態」。汪原本以一對一的書信，在目標群體內流播，有特定的讀者，與傳統文人間詩文交游的傳播媒介與唱酬範圍類似。但是，吳稚暉的和詞及其發表方式，卻打亂了固有的文人唱和結構與傳播形式。先是，吳出以私人書信，旋改公告週知；和詞之後，文言評點、白話翻譯，率以嘲諷為能事。且國府宣傳機構，更推波助瀾：蔣曾暫緩吳稚暉的發表，復又任其大肆轉發。在刊載形式上，汪之原作與吳的唱和並列；汪詞不但成為吳稚暉和詞的副文本（para-text），更是戲擬（parody）的對象；汪詞也從原初指向特定讀者，轉成一面對大眾讀者而行感召的策略性社會語言。<sup>112</sup>

何以能行感召？筆者認為，〈憶舊遊·落葉〉在彼時主戰的認知隱喻下，另揭「主和的認知隱喻」。對讀汪詞與吳詞，可見主戰派的認知隱喻體系與主和派認知隱喻體系截然不同：主和派把（主戰派認知隱喻裡的）「敵人形象」模糊化，代以舉目蕭蕭、天命如是，作出一遍淒絕委屈、婉轉悱惻的氛圍。這是汪精衛離開抗戰陣營後，將其政策訴求，轉化為情感宣傳的第一槍。在這闕詞中，所有預設的「希望」，都杳無影蹤，徒留舉目蕭蕭、木葉盡落、寒蛩淒切；只剩躊躇不前的困惑、廢然意沮的頹喪。道盡了初衷不遂、企盼落空的深沉無力；也道盡強弱相爭之下，弱者的不甘心、無可奈何、無能為力。落葉詞裡落與不落、去與不去，鳴與不鳴的躊躇猶豫，正是戰爭進行到最慘烈之際，多數人欲說復止、猶厭言兵、不知如何是好的百轉迴腸。如此作意，正是主和派認知隱喻所以能搖動人心的勝處。

反觀吳稚暉之肆意嘲弄，彼等對汪詞有如何的憤怒，就有怎樣的恐懼。與吳稚暉同在重慶、為《民族詩壇》供稿，也是率先收到汪詞的江絮生，雖不以漫罵訕笑為主，但吳、江兩家和詞，皆「堅信季節將有推移」，勸止「落葉」。蓋主戰派的認知隱喻中，以久熬苦候，春日自當重臨為象徵。

<sup>112</sup> 此段傳播受眾差異，擴寫自評審意見，附誌於此，敬表謝忱。

至若當時與汪精衛理念相似者，卻有默契地沉默不語；多年後，汪政權遺民趙尊嶽，才在自己的詞稿裡追和〈憶舊遊〉，副標題還從「和雙照樓韻」，刪改作「和友人韻」。當時同在香港的金雄白，正以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受到矚目與重視，可知趙並不缺乏發表的場域，但仍選擇與汪同樣的私領域的發表形式。內容上，趙以長佇久待而蒙冤難雪，追和汪詞寒蟬夜月、欲言又止的情感；復以事往花委，流離失所，賡續汪詞天心搖落的絕望情狀。

得「傳播形式之差異」與「和戰雙方的認知隱喻及其表現特質」後，回到汪詞，回到詞的本身來談。與汪氏之前之後的和平運動論述相比，這闕詞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饒富深意。或許，詩詞真有政治論述所無法企及與言說的表意模式。汪精衛擇用詞體的形式，化身落葉，如是陳述與抒情。詞體「弱德」的特質在和平運動初期，扮演著低調而暗移人心民情的效用。從本文所引四家詞比勘對照，思考「主和派的認知隱喻」幾多效用，思考汪詞「弱德」的質素云何，意義尤顯。

詞之「弱德之美」，乃葉嘉瑩從朱彝尊（1629-1709）癡戀其妻妹之詩詞而導出，嗣後，雖從稼軒上溯杜甫、陶潛與屈原，以為諸家不無符合弱德標準的作品，更輾轉從文體特質、體式節奏與儒家內在心性涵養補說弱德的內涵，<sup>113</sup>但葉嘉瑩弱德之成因，一在於創作者主體的堅持不捨，二在於外在環境致成主體的相對弱勢。葉嘉瑩以前者最為重要。但我以為兩者的重要性實無所謂先後，且仍需再加上一條件，「創作主體能肯認自我的弱勢處境，並仍對所堅持之人事物，有所珍惜、寶愛、不忍或去」。

先論「兩者的重要性無所謂先後」，蓋如無外在形勢交逼，弱德遂無從展現，汪精衛詩詞也只能得清新二字，就詩詞藝術而論，難論真有過人者，<sup>114</sup>故知汪氏晚年與日謀和前後之際所作諸詞，實汪詞所以能臻此弱德境界的

<sup>113</sup> 葉嘉瑩論弱德之美，以詞人在強大外在壓力之下，仍堅持的道德。近來卓清芬析出葉嘉瑩歷年論弱德之美的成因有三，一是儒家內在心性的涵養修為；二是雙重性別的詞體特質；三是詞體的體式節奏。接著，試圖定義葉氏「弱德之美」一說在詞學批評史上意義，提出三點，一是詞學本質論的確立；二是清詞中興的樞紐；三是傳統詞論的現代轉型，參卓清芬：〈葉嘉瑩先生論詞「弱德之美」探析〉，《南開詩學》第1輯（2018年3月），頁224-240。

<sup>114</sup> 葉嘉瑩：〈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頁126。

外在主要助力，王國維「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sup>115</sup>龍榆生「世運」之激發，皆從外部侵逼為說。可知葉嘉瑩詞之弱德，乃從內部來詮解。故我認為就弱德的文學作品主體而言，內外無所謂先後。

當汪年輕時，自我犧牲、一往無前，硬生生與敵方碰撞而無懼無悔，謂之汪氏「烈士情結」則可，冠諸「弱德」，則義猶未安。<sup>116</sup>直到汪〈憶舊遊〉詠落葉，詞情處在墜落與否、離去與否、鳴嚶與否之間躊躇徘徊、猶豫不止，才真正將「堅持不捨的主體」，放入一「相對弱勢的環境裡」，同時，「創作主體能肯認自我的弱勢處境，並仍對堅持之人事物，有所珍惜、寶愛、不忍或去」，如果彼不承認自我此刻的弱勢，暴虎可以馮河，螳臂無妨當車；或以超然的心境面對，大小齊觀，物我無分，渾融一體，勇也智矣，與弱無干，其「德」自非「弱德」；總是要有所顧忌，有所珍惜，有所不捨，迴環往復，欲飛還斂，寶愛非常，不能或去，彼以委順之姿所作的忍耐與犧牲，才能得到「弱德」的質感。

弱德所面對的壓力種種百百，或是財富與階級，或是信念價值與品味。若不解析弱者壓力的來由，透顯其情境，遂難體貼其所以為弱，及德之幽光所在。壓力既是相對的，自也具時效性，這一壓力在後世或許有機會解消，但在當時卻一定難以自言、欲吐復吞，甚至可能充滿恥感。筆者以為，理解弱德裡「弱」之一字，毋寧更須從這一外在壓力下的相對弱勢來理解，故無論朱彝尊之癡戀妻妹，與汪精衛之戰時主和、承認戰敗，時至今日，多少都受人微辭側目。<sup>117</sup>卻是，在此壓力之下，詞之為體的雙性特質和體式結構，與儒家「清任和時」的道德抉擇，月暝香幽，弱德依倚而出。

本文詮解汪詞及其相關文本，特拈出「主和的認知隱喻」之觀點，自彼時歷史事件、文本增刪與衍生文本（唱和文本）的互文關係裡，試為戰時主和一派面臨的外在壓力秉燭照幽，詮解彼等之所貞守與堅持。從汪原唱與吳稚暉、江絮生、趙尊嶽三家和作的立場與風格可知，不同的認知隱喻下，有著不同的立場、品味與美學。吳作雖非主戰派認知隱喻中的上乘

<sup>115</sup> 此為王國維對《蕙風琴趣》之評語，見於〈人間詞話附錄〉，參〔清〕王國維著，徐調孚、周振甫注，王幼安校訂：《人間詞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44。

<sup>116</sup> 也推知胡適只以「烈士情結」說汪之投日，從文學的角度看，忽略汪晚年詞中「弱德」的質素。或因如此，葉嘉瑩才將胡適「烈士情結」之說，進一步改為「精衛情結」吧。

<sup>117</sup> 朱彝尊在當時是有違禮法，在現代則有違一夫一妻制的「愛情觀」；汪精衛則是與民族主義國家、抗爭式文學的品味相違背。

之作，但卻恰能與主和派認知隱喻的品味、特質與美感對照。和戰雙方，秉持各自的認知，形成各自的言說，成就各自美學。

汪精衛化身「落葉」，始於落葉，變為漂萍，止於寒蟄。訴求時人同心同情，同境同理，承認失敗，擔負失敗。在淪陷區文學中，在文學史與詞體的發展史中，也成為一道殊異、動人，又令人細思亟恐、以至於難於接受的風景。

【責任編校：黃競緯、廖方瑜】

## 徵引文獻

### 專著

- 〔西漢〕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ji* 第9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2年。
- 〔晉〕陸雲 Lu Yun：《陸清河集》*Lu Qinghe ji*，收入〔明〕張溥 Zhang Pu 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Hanwei liuchao baisan mingjiaji* 第3冊，臺中 Taizhong：松柏出版社 Songbo chubanshe，1964年。
- 〔東晉〕王嘉 Wang Jia：《拾遺記》*Shiyiji*，收入黎明文化編輯部 Liming wenhua bianjibu 主編：《百子全書》*Baizi quanshu* 第31冊，臺北 Taipei：黎明文化 Liming wenhua，1996年。
- 〔南朝宋〕范曄 Fan Ye：《後漢書》*Houhanshu* 第3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1年。
- 〔宋〕朱熹 Zhu Xi：《四書集注》*Sishu jiz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0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奉敕編：《文苑英華》*Wenyuan yinghua*，明隆慶元年胡維新、戚繼光刻本，1567年。
- 〔宋〕洪興祖 Hong Xingzu：《楚辭補注》*Chuci buzhu*，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95年。
- 〔宋〕周邦彥 Zhou Bangyan 著，孫虹 Sun Hong 校注，薛瑞生 Xue Ruisheng 訂補：《清真集》*Qingzhen ji*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年。
- 〔宋〕蘇軾 Su Shi 著，龍榆生 Long Yusheng 校箋：《東坡樂府箋》*Dongpo yuefu jia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0年。



- 〔元〕脫脫 Tuo Tuo：《金史》*Jinshi* 第8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5年。
- 〔明〕錢澄之 Qian Chengzhi 著，朱一清 Zhu Yiqing 校點：《田間詩學》*Tianjian shixue*，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05年。
- 〔清〕王國維 Wang Guowei 著，陳永正 Chen Yongzheng 校注：《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Wang Guowei shici quanbian jiaozhu*，廣州 Guangzhou：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2000年。
- 〔清〕王國維 Wang Guowei 著，徐調孚 Xu Tiaofu、周振甫 Zhou Zhenfu 注，王幼安 Wang Youan 校訂：《人間詞話》*Renjian ci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2006年。
- 〔清〕孫希旦 Sun Xidan 著，沈嘯寰 Chen Xiaohuan、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禮記集解》*Liji jijie* 上冊，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1990年。
- 〔清〕楊倫 Yang Lun：《杜詩鏡銓》*Dushi jingq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8年。
- 〔清〕譚獻 Tan Xian：《復堂類集》*Futang leiji*，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 Guojia qings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721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年。
- 江合友 Jiang Heyou：《明清詞譜史》*Mingqing cipush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年。
- 任援道 Ren Yuandao：《鷓鴣憶舊詞》*Zhegu yijiuci*，香港 Hong Kong：天文臺報社 Tianwentai baoshe，1990年。
- 何孟恆 He Mengheng：《何孟恆雲煙散憶回憶錄：汪精衛女婿回顧動盪時代》*He Mengheng yunyan sanyi huiyilu: Wang Jingwei nüxu huigu dongdang shidai*，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hbao wenhua，2019年。
- 何孟恆 He Mengheng 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Wang Jingwei shengping yu linian*，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hbao wenhua，2019年。
- 李志毓 Li Zhiyu：《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Jingxian: Wang Jingwei de zhengzhi shengya*，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2014年。

汪精衛 Wang Jingwei 著，〔日〕黑根祥 Kurone Shō 編：《雙照樓詩詞藁》  
*Shuangzhaolou shici gao*，北京 Beijing：大北京出版社 Dabeijing chubanshe，  
1941 年。

汪精衛 Wang Jingwei 著，何孟恆 He Mengheng 編：《汪精衛詩詞新編》*Wang  
Jingwei shici xinbian*，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2019 年。

汪精衛 Wang Jingwei 著，何重嘉 He Zhongjia 主編：《汪精衛政治論述新編》  
*Wang Jingwei zhengzhi lunshu xinbian*，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hbao  
wenhua，2019 年。

汪精衛 Wang Jingwei 著，汪夢川 Wang Mengchuan 註釋：《雙照樓詩詞藁》  
*Shuangzhaolou shici gao*，香港 Hong Kong：天地圖書 Tiandi tushu，  
2012 年。

汪精衛 Wang Jingwei 著，陳璧君 Chen Bijun 抄：《雙照樓詩詞藁陳璧君獄中  
抄本》*Shuangzhaolou shici gao Chen Bijun yuzhong chaoben*，臺北東吳  
大學圖書館藏陳璧君抄贈端木愷本影印本，1946 年。

金雄白 Jin Xiongbai：《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Wang zhengquan de kaichang  
yu shouchang* 上、下冊，臺北 Taipei：李敖出版社 Li Ao chubanshe，  
1988 年。

南京市檔案館 Nanjingshi dangquan 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Shenxun Wangwei  
hanjian bilu* 上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04 年。

夏承燾 Xia Chengtao 校箋：《姜白石詞編年箋校》*Jiang Baishi ci biannian  
jianxi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8 年。

徐瑋 Xu Wei：《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Shibian, shucqing yu wanqingci  
zhi shuxie*，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8 年。

秦孝儀 Qin Xiaoyi 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  
編傀儡組織》*Zhonghuaminguo zhongyao shiliao chubian: dui ri kangzhan  
shiqi diliubiankuilei zuzhi* 第 3 冊，臺北 Taipei：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委員會 Zhongguo guomindang zhongyang weiyuanhui dangshi weiyuanhui，  
1981 年。

高陽 Gao Yang：《粉墨春秋》*Fenmo chunqiu* 下冊，臺北 Taipei：遠景出版  
社 Yuanjing chubanshe，1993 年。

- 國民政府宣傳部 Guomin zhengfu xuanchuanbu 編：《和平反共建國文獻：國民政府還都週年紀念冊》*Heping fangong jianguo wenxian: guomin zhengfu huandu zhounian jiniance*，南京 Nanjiang：國民政府宣傳部 Guomin zhengfu xuanchuanbu，1941 年。
- 張江裁 Zhang Jiangcai 輯纂，朱之珩 Zhu Zhiheng 編訂：《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Wang Jixin xiansheng xingshilu quanbian*，香港 Xianggang：槐風書社 Huafeng shushe，2017 年。
- 張亞新 Zhang Yaxin 校：《嵇康集詳校詳注》*Ji Kangji xiangjiao xianzhu* 上冊，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2021 年。
- 張相 Zhang Xiang：《詩詞曲語辭匯釋》*Shiciqu yuci huishu*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1953 年。
- 曹經沅 Cao Jingyuan 編：《癸酉九日掃葉樓登高詩集》*Guiyou jiuri saoyelou denggao shiji*，上海圖書館藏鉛印本，1934 年。
- 陳克文 Chen Kewen 著，陳方正 Chen Fangzheng 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Chen Kewen riji (1937-1952)* 上冊，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udaishi yanjiusuo，2012 年。
- 黃節 Huang Jie：《阮步兵詠懷詩注》*Ruan Bubing yonghuaishi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2008 年。
- 雷鳴 Lei Ming：《汪精衛先生傳》*Wang Jingwei xiansheng zhuan*，上海 Shanghai：政治月刊社 Zhengzhi yuekanshe，1944 年。
- 趙尊嶽 Zhao Zunyue：《南雲詞手稿》*Nanyunci shougao*，香港開平關志雄君風先生藏稿本。
- ：《珍重閣詞話》*Zhenzhongge cihua*，《趙尊嶽集》*Zhao Zunyue ji* 第 3 冊，南京 Ne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6 年。
- 蔡德金 Cai Dejin、王升 Wang Sheng 編：《汪精衛生平紀事》*Wang Jingwei shengping jishi*，北京 Beijing：中國文史出版社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1993 年。
- 鄭騫 Zheng Qian 校注，林玫儀 Lin Meiyi 整理：《稼軒詞校注附詩文年譜》*Jiaxuanci jiaozhu fu shiwen nianpu* 上冊 Taipei，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Taida chuban zhongxin，2013 年。

龍榆生 Long Yusheng :《忍寒詩詞歌詞集》*Renhan shici geci ji* , 收入張暉 Zhang Hui 編 :《龍榆生全集》*Long Yusheng quanji* 第4冊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2015 年。

羅家倫 Luo Jialun、黃季陸 Huang Jilu 主編 :《吳稚暉先生全集》*Wu Zhihui xiansheng quanji* 第9卷 , 臺北 Taipei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Zhongguo guomindang zhongyang weiyuanhui dangshi shiliao bianzuan weiyuanhui , 1969 年。

蘇以文 Su Yiwen :《隱喻與認知》*Yinyu yu renzhi* , 臺北 Taipei : 臺大出版中心 Taida chuban zhongxin , 2005 年。

〔日〕今井武夫 Imai Takeo :《今井武夫日記》*Imai Takeo niki* , 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 , 尚未對外公開。

〔美〕雷可夫 George Lakoff、詹森 Mark Johnson 著 , 周世箴 Zhou Shizhen 譯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Women laiyi shengcun de piyu* , 臺北 Taipei : 聯經出版事業 Lianjing chubanshe shiye , 2006 年。

####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維積 Wang Weiji :〈落葉 (調寄〈憶舊遊〉步汪精衛原韻)〉“Luoye (tiaoji “yijiuyou” bu Wang Jingwei yuanyun)” , 《大路周刊》*Dalu zhoukan* 第35、36期合刊 , 1939年7月。

朱守一 Zhu Shouyi :〈憶舊游·落葉和阿植〉“Yijiuyou, luoye he A Zhi” , 《民族詩壇》*Minzu shitan* 第4卷第2輯 , 1940年7月。

江絮生 Jiang Jiesheng :〈憶舊遊·落葉次友人均〉“Yijiuyou, luoye ci youren jun” , 《中山半月刊》*Zhongshan banyuekan* 第1卷第10期 , 1939年3月。

李焰生 Li Yansheng :〈憶舊游〉“Yijiuyou” , 《逸史》*Yishi* 第10期 , 1940年9月。

吳盛青 Wu Shengqing :〈落葉哀蟬曲 : 珍妃之死·香草美人·家國之喻〉“Luoye aichan qu: Zhenfei zhi si, xiangcao meiren, jiaguo zhi yu” , 《嶺南學報》*Lingnan xuehobao* 復刊第9輯 , 2018年11月。

吳稚暉 Wu Zhihui :〈汪逆賣國付「東流」, 吳老填詞掃「落葉」〉“Wangni maiguo fu ‘dongliu,’ Wulao tianci sao ‘luoye’” , 《文獻》*Wenxian* 第8期 , 1939年5月。

吳稚暉 Wu Zhihui：〈汪精衛新詞白話注解〉“Wang Jingwei xinci baihua zhujie”，  
《大俠魂週刊》*Daxiahun zhoukan* 第8卷第9期，1939年5月。

佚名 Yiming：〈今批汪精衛「落葉詞」〉“Jinpi Wang Jingwei ‘luoyeci’”，《現世報週刊》*Xianshibao zhoukan* 第48期，1939年4月。

——：〈出版資訊〉“Chuban zixun”，《現世報週刊》*Xianshibao zhoukan* 第48期，1939年4月。

——：〈本報緊要啟示〉“Benbao jinyao qishi”，《現世報週刊》*Xianshibao zhoukan* 第49期，1939年4月。

汪兆銘 Wang Zhaoming 著，正禾 Zheng He 譯：〈正月的回憶〉“Zhengyue de huiyi”，《青年良友》*Qingnian liangyou* 第2卷第4期，1941年4月。

汪精衛 Wang Jingwei：〈憶舊遊·落葉〉“Yijiuyou, luoye”，《同聲月刊》*Tongsheng yuekan* 第1卷創刊號，1940年12月。

——：〈正月の回想〉“Shougatsu no kaisou”，《中日文化》*Chūnichī bunka* 創刊號，1941年3月。

阿植 A Zhi：〈憶舊遊·步韻和落葉詞並東守一同作〉“Yijiuyou, buyun he luoyeci bing jian Shouyi tongzuo”，《民族詩壇》*Minzu shitan* 第4卷第2輯，1940年7月。

林佳蓉 Lin Jiarong：〈詞史光華的再現——論渡海詞人江絮生（1903-1983）  
《瀛邊片羽》的書寫意義〉“Cishi guanghua de zaixian: lun duhai ciren Jiang Jiesheng (1903-1983) *Yingbian pianyu de shuxie yiyi*”，《東亞觀念史集刊》*Dongya guannianshi jikan* 第12期，2017年6月。

卓清芬 Zhuo Qingfen：〈葉嘉瑩先生論詞「弱德之美」探析〉“Yeh Jiaying xiansheng lunci ‘ruode zhi mei’ tanxi”，《南開詩學》*Nankai shixue* 第1輯，2018年3月。

查猛濟 Cha Mengji：〈憶舊遊·讀吳稚暉和汪精衛落葉詞有感次韻戲填〉“Yijiuyou, du Wu Zhihui he Wang Jingwei luoyeci yougan ciyun xitian”，《勝利》*Shengli* 第27期，1939年5月。

高嘉謙 Gao Jiaqian：〈風雅·詩教·政治抒情：論汪政權、龍榆生與《同聲月刊》〉“Fengya, shijiao, zhengzhi shuqing: lun Wang zhengquan, Long Yusheng yu *Tongsheng yuekan*”，《中山人文學報》*Zhongshan renwen xuebao* 第38期，2015年1月。

葉嘉瑩 Yeh Jiaying :〈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之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Cong Wang Jingwei yishou “yijiuyou”ci tanqi: shuo Wang Jingwei wannian cizuo zhong zhi ganqing xintai, jianlun citi zhi meigan tezhi”, 《印刻文學生活誌》 *Yinke wenxue shenghuozhi* 第 110 期，2012 年 10 月。

葉嘉瑩 Yeh Jiaying 主講，汪夢川 Wang Mengchuan 整理：〈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Wang Jingwei shici zhong de ‘Jingwei qingjie’”，《印刻文學生活誌》 *Yinke wenxue shenghuozhi* 第 67 期，2009 年 3 月。

曾今可 Zeng Jinke :〈憶舊遊（步汪精衛「落葉」韻）〉，“Yijiuyou (bu Wang Jingwei ‘luoye’ yun)”，《大路周刊》 *Dalu zhoukan* 第 35、36 期合刊，1939 年 7 月。

勞同智 Lao Tongzhi :〈落葉（憶舊遊）·步填海原均〉“Luoye(yijiuyou), bu tian hai yuanyun”，《新軍》 *Xinjun* 第 1 卷第 2 期，1939 年 8 月。

——：〈憶舊遊·落葉次填海均〉“Yijiuyou, luoye ci tian haiyun”，《經世》 *Jingshi* 戰時特刊第 47、48 期合刊，1939 年 9 月。

蘇黎明 Su Liming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外債舉借述評〉“Kangzhan shiqi guomin zhengfu waizhai jujie shuping”，《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Zhongguo shehui jingjishi yanjiu* 2001 年第 1 期。

#### 會議論文集

高嘉謙 Gao Jiaqian :〈赤道線上的風土：論新馬華人的粵謳與竹枝詞〉“Chidaoxian shang de fongtu: lun xinma huaren de yueou yu zhuzhici”，收入張曉威 Zhang Xiaowei、張錦忠 Zhang Jinzhong 主編：《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臺灣與星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 *Huayu yuxi yu nanyang shuxie: taiwan yu xingma huawen wenxue ji wenhua lunji*，臺北 Taipei：漢學研究中心 Hanxue yanjiu zhongxin，2018 年。

#### 報紙文章

〈汪赴滬或入粵說完全無稽〉“Wang fuhu huo ruyue shuo wanquan wuji”，《南華日報》 *Nanhua rihbao* 第 1 張第 2 版，1939 年 1 月 4 日。

〈汪雙照兆銘新詞，吳赬龔敬恒學步並加評〉“Wang Shuangzhao Zhaoming xinci, Wu Feian Jingheng xuebu bing jiaping”，《申報》 *Shenbao* 第 23434 號第 16 版，1939 年 5 月 28 日。

〈渝報禁載汪電在渝人員不便表示〉“Yubao jinzai Wangdian zaiyu renyuan bubian biaooshi”，《南華日報》*Nanhua rihbao* 第1張第2版，1939年1月4日。

止愚 Zhi Yu：〈英貸款的真意與和平時機〉“Ying daikuan de zhenyi yu heping shiji”，《南華日報》*Nanhua rihbao* 第1張第1版，1939年3月11日。

仲丹 Zhong Dan：〈英美借款問題〉“Yingmei jiekuan wenti”，《南華日報》*Nanhua rihbao* 第1張第1版，1939年2月25日。

汪精衛 Wang Jingwei：〈答問〉“Da wen”，《南華日報》*Nanhua rihbao* 第1張第2版，1939年1月30日。

——：〈舉一個例〉“Ju yige li”，《南華日報》*Nanhua rihbao* 第1張第1版，1939年4月1日。

趙尊嶽 Zhao Zunyue：〈馥炎先生感舊記〉“FuYan xiansheng ganjiuji”，《中報》*Zhongbao* 第2張第6版，1940年10月27日。

#### 檔案文件

國史館 Guoshiguan：〈吳敬恆函中國國民黨總裁為致函陳璧君以不忍見汪兆銘墮落盡具忠告敬錄稿呈覽若許公開即飭付通信社（1938年12月26日）〉“Wu Jingheng han zhongguo guomindang zongcai wei zhihan Chen Bijun yi burenjian Wang Zhaoming duoluo jinju zhonggu jinglugao chenglan ruoxu gongkai ji chifu tongxinshe(1938nian 12yue 26ri)”，《國民政府·汪兆銘叛國（一）》“*Guominzhengfu, Wang Zhaoming panguo(1)*”，臺北 Taipei：國史館 Guoshiguan，數位典藏號：001-103100-00001-003。

國史館 Guoshiguan：《革命文獻——對英外交：軍經援助·蔣中正總統文物》*Geming wenxian: duiying waijiao: junjing yuanzhum, Jiang Zhongzheng zongtong wenwu*，臺北 Taipei：國史館 Guoshiguan，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41-001 至 002-020300-00041-032。

#### 網站資料

上海圖書館 Shanghai tushuguan：《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Guanguo baokan suoyin ziliaoku*，參見：<https://www.cnbkysy.com>，瀏覽日期：2021年11月6日。